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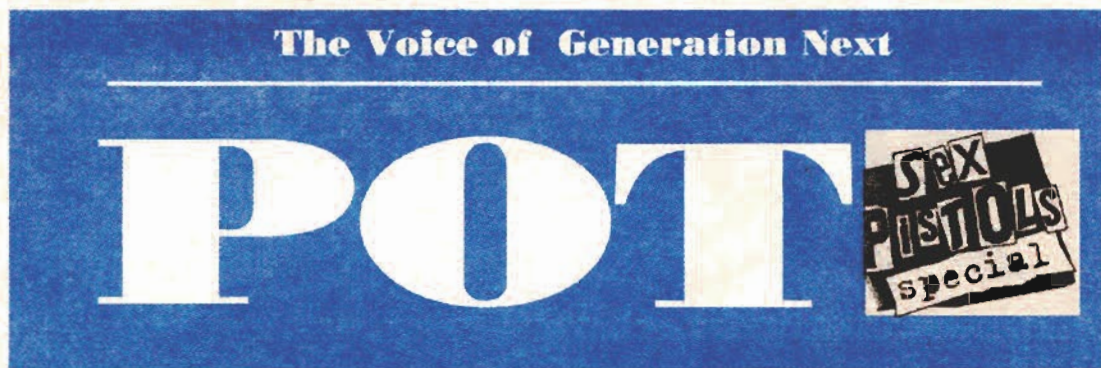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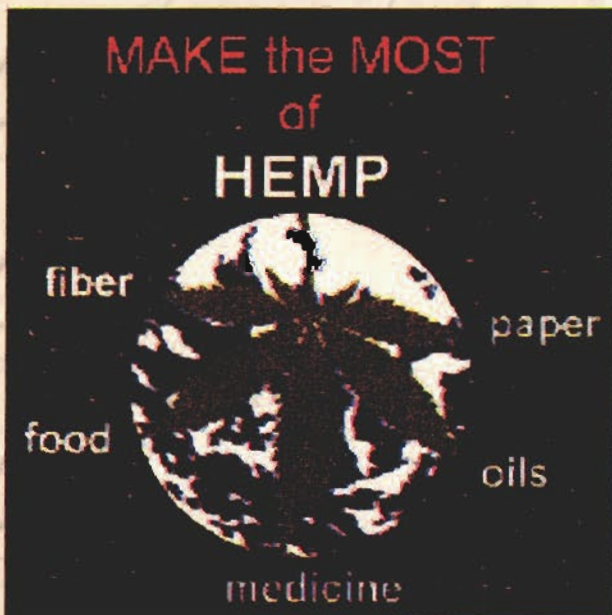


孽世代之聲

# 反反毒

藥物護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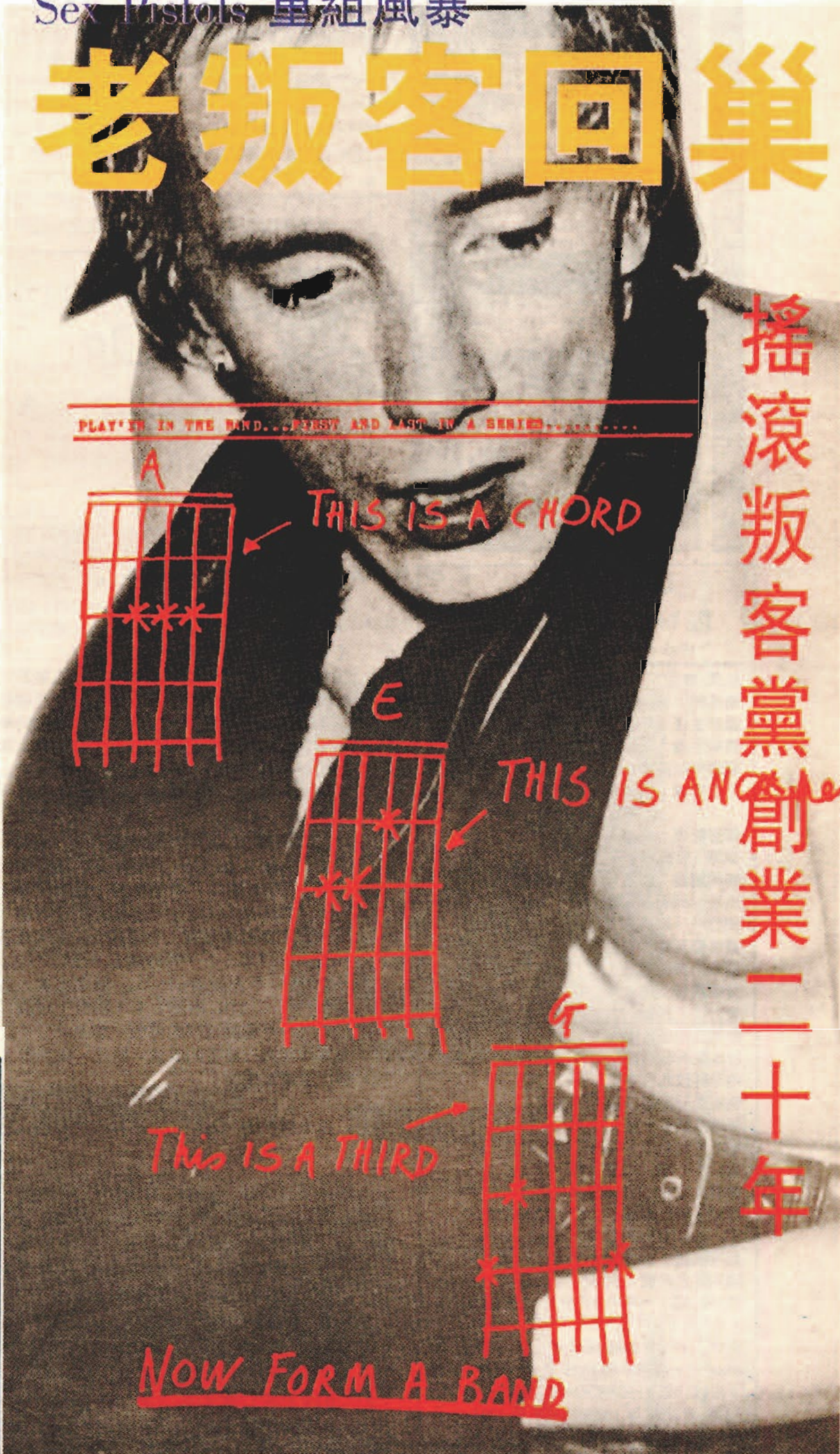
之



台灣立報周日版 1996 March 15 訂價 NT50 元

Sex Pistols 重組風暴

# 老叛客回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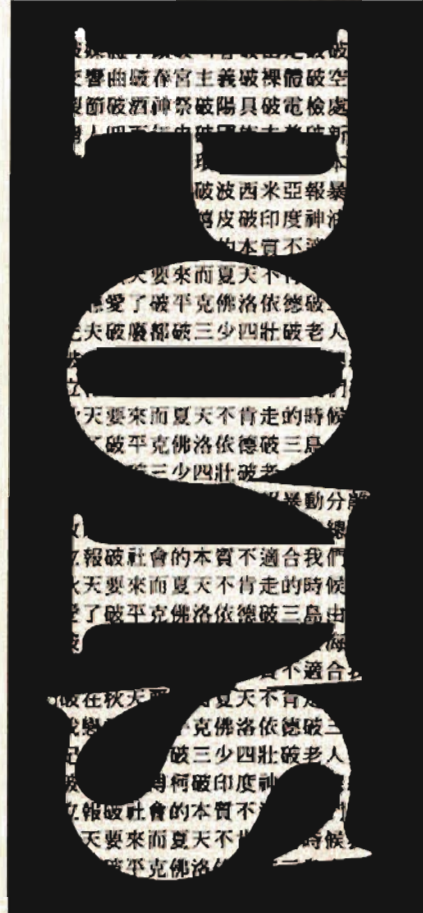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八期

搖滾叛客黨創業二十年





第二十八期 叛克的 反毒的 飛彈軍艦一起來的



## 破 POTS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1995年九月三日創刊

社長/發行人：成露茜

總編輯：黃孫權

採訪主任：蔣慧仙

美術主編：王以清、林曉真、陸培麟

電腦特效處理：施朝祥

文字記者：張育章、萬蓓琳、王錦華、賴淑雅、李安妮

攝影記者：丘德真

編譯：殷寶寧

特約撰述：郭達年、舒詩偉、粘利文、

洪凌、邱莉燕、紀大偉、Anes、Fujui、

劉行一、陳雪

業務部副總：陳星吟

廣告：秦祖誠

分類廣告：邱宜瑾

發行：王松齡

台灣立報週日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版台報字第00八五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277二號

執照登記為第二類新聞紙類

每週八張五十元

地址：台北市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

電話：(02) 2367116

傳真：(02) 2367674

訂報、廣告專線：(02) 2366221

E-mail: r1510022@cc.ntu.edu.tw

劃撥帳號：12283295 戶名：台灣立報

國內零售定價：50元

長期訂閱：一年(51期) 1785元，半年(25期) 875元

空運訂戶：美加歐洲半年 2200元，一年 4488元

亞洲半年 1825元，一年 3723元

港澳半年 1550元，一年 3162元

海運：港澳半年 1125元，一年 2295元

國外各地半年 1400元，一年 2856元

許多國內外的友人不斷問老編：你們破週報應該發表一下對於中共飛彈的看法？老編一下傻住了，頓了老久，然後把心聲交由 POTSVIEW。

所有媒體的賣點都在中共的演習與總統選舉上，但我們寧願從文化政治的角度去選擇重要題材，而不是狹義的政治與權力買賣，這個世界上有同情心沒有想像力的人太多，喜歡流淚而不願欣喜的人太多，喜歡搞大人政治而有「教條」的太少。

那支曾經搞翻天的「性手槍」聽說要重組了，而且還可能到亞洲作巡迴演出，「造樂人」雜誌給了個聾動標題：「性手槍：偉大的搖滾騙局續集？」，至於真相如何，且看我們記者張育章苦蹲三個月，耗盡血氣精力所製作的叛克風雲專題，瞧瞧政治經濟與文化研究如何交織的說出一篇動人的故事，不管你是喜歡叛克，還是厭惡叛克也好，都應該認真讀讀曾經影響

過全球年輕人的運動是何種面貌？

反反毒部份依然進行，這次以大麻為主要的介紹，這個曾經被寄許「世界和平、蛋白質之王、能源救星、作愛神藥的和平植物」如何被污名連教科書都除名的下場？藥物史上的事件可以看見人類面對藥物的噴癡愛恨，現在所有的反毒伎倆從世紀前就一直進行到現在，歷史真是不厭其煩。

侯俊明的訪談可以是作新人類「表態」態度的一部份，而三八婦女節的活動豐富但在紛擾中，你們看見了新的發展嗎？



編輯室手記



## 來函照登

連續體上的思考：並敬覆台北上班族

文/紀大偉

閱讀《荒人手記》是一兩年來最震動的閱讀經驗之一。我承認，這本小說和自己的思考、書寫，以及身體，起了巧妙互動，之後有感觸地寫了兩三篇文字談論此書。未料，引起了一些反應；識與不識的朋友問，我為什麼對「荒人手記」如此不滿？我（及我輩）的書寫以及前輩們的同志創作之間，有著什麼樣的斷裂？——我是否造成了某種誤解，讓人看不到我和《荒人》的貼近？其實裂痕雖然存在，但仍有相接之處；質疑之餘，是更多騷動複雜的情懷。有些時候，我相信「身分」上的「連續體」（continuum）的概念：不同的文本也可能間接有關，不同的人之間仍可能血脈相連。譬如重新面對被長期污名化的《孽子》時，我反而感受到一種親切感，閱讀的過程時感珍惜。

在破週報 27 期「來函照登」中，署名「上班族 Tsong - ho Lim」的朋友（怒簡稱 THL）對我在 26 期的「豬圈生涯」提出質疑 THL 認為，本人文中（1）「混酒吧的上班族，憑什麼比在廁所偷看別人小便的老先生高貴？」的說法，以及（2）對於同志三溫暖的描述（不衛生，不能談情……），顯示出本人的「偏見」——THL 指出（1）我對上班族、老人不公，且避開自己的位置（學生身分）以及（2）我對三溫暖的成見。於此，我想對 THL 提出澄清及感謝。

以上被批的兩點中，我其實正是有意「反轉

」既有的秩序：酒吧／廁所在同志文化中是有高下之分的，白領是比較討好的，年長是易受歧視的，而我想對這些位階加以質疑，我在提出三溫暖在我心中的缺失之後，又馬上強調三溫暖的必要性，也是為了急於為它平反。我想破解習見的談話。

但或許因為心急口快，情緒躁動，我的思路出現不夠靈動之處。論述變成了兩頭的刀：劃破前面的石塊時，同時也傷了另一方。我在為某些概念平反之時，可能也同時固定了對於上班族、老先生、三溫暖的刻板印象，並把自己置於這些人事物之外——這種不自覺的僵化，並不是我所樂見的。感謝 THL 的提醒，讓我警覺我和上述人事物處於同一個連續體上面，讓討論的過程滑移得更靈動。我仍然會持續對連續體中的人事物提出質疑，但我會更留心各方（包括自己）的相對位置，以讓論述更豐富。比如說在討論三溫暖的同志空間時，在批評和平反之間殺出生路——我很感念 THL 談論三溫暖的方式為本人有限的談話按上「接龍」的活路——接龍遊戲還要玩下去。

我並不相信「酷兒」是「無疑地」進步激進。如，以 1996 年的眼光去閱讀 1994 年的《島嶼邊緣·酷兒專輯》，可以發現讓人尷尬的盲點。酷兒腦中仍有尚未消化的冰塊，仍然可能存有太硬的「本質論」以及太 Q 的「建構論」。酷兒仍在努力，需要連續體上的連線互動，需要不同的聲音。

來函照登歡迎各位愛耍嘴皮、辛辣犀利、愛亂丟燒夷彈的左派新人類來稿，每篇以六百字為限。舉凡批評、讚賞、反對、痛罵、崇拜在破週報發表的文章皆可。舉凡對台灣社會主流但無理的新聞評論皆可。舉凡對媚俗世界或是前行輩的作法忍無可忍，皆可來稿，本報一經採用，絕不刪文。至於稿酬，可獲得市面上不易買得的破週報一個月份。來稿請寄至台北市木柵路十七巷一號（台灣立報）收，或傳真：2367674，或以電子郵件寄至 R1510022@cc.ntu.edu.tw。無論哪種摩登形式，請註明（破週報來函照登）收。

破週報是青年的租界，歡迎你來佔領。若是你對音樂、表演藝術、電影、美術、資訊……等有興趣，想要發表意見的話，請將稿件附上姓名、地址、電話、及身份證字號寄至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台灣立報破週報）收





全 世界的眼光（或者被台灣媒體收集來的）都集中在中國的飛彈與演習上，有人預測這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夕，有人說這是帝國主義的反撲，有人說這是共產主義最後的火焰，儘管島上的人還是朝九晚五的吃喝玩樂、看著候選人開些蠢玩笑。

無論如何，台灣小島終究贏得世界的注目，確立了我們花盡大錢、甘冒風險卻得知不易的「國際知名度」，而不管目光如何，在二十世紀末的全球版圖與其地理政治學的權

力分佈裡，台灣的命運映象出後冷戰時期嗜血狂與和平媚俗媚客們之間不息的衝突、區域帝國主義（中國）與全球帝國主義（美國）的較勁、假共產主義與左派夢想的距離、本島獨派與統派前所未有的和解。

將近五十年前，美國艦隊開進台灣海峽，在美帝恐共的麵粉袋下，台灣進行了三十年的白色恐怖統治，以外力肅清所有的反對勢力，五十年後的今天，所有的獨派與統派一致憐乞美帝的軍艦，彷彿躲在美國的盔甲後大家可以平平安安，事後繼續高喊統一或是獨立的進程，所有的社運人士也聯袂上書給各國首長，譴責中共的暴行，最後的目標是江澤民。也許希冀國際正義的存在與後殖民文化有些不同，但在此時，孰能辨清島國是害怕了，而且人道到相信國際正義，還是島國始終未曾獨立

，不曾獨立。

許多人會問新人類對於飛彈感想？這暗示了答案一定有所不同，值得一問。然而吾人只清楚的知道，參加舞會的人並未減少，表演依然熱烈，偶或覺得家中衛生棉與米太多了。有些時候，要新人類幹醜還非得老人類有所作為，不要老作些新人類懶得反抗的蠢事情，反正新人類在電動玩具上所獲得戰爭刺激絕不遜於老人類，不流血的「戰爭經驗」更易培養嗜血狂。

有個姓米歇爾的大光頭曾說：戰爭從來沒有什麼正當性，不為道德、正義，只為了贏。戰爭的目的就是要贏。正值青春年華的你，還是想想要如何美麗地讓飛彈開花、讓自己開花、所有的教條開花，或許才有機會嚐嚐蜜汁的真偽，勝過終日在飛彈與軍艦來臨之前讀報，因為身體國家從來不是自主的。

## 第二十八期目錄

### 老叛客回巢 主流變天 Punk Explosion

#### 編輯區 DEPARTMENT

- 2 編輯室手記
- 2 讀者來函
- 3 目錄
- 4 一鍋大事 POTS NEWS
- 30 報馬仔 POTS CHOICE



#### 破報報 POTS CURRENT

##### 兩性決明子 GENDER ISSUES

- 21 三八女聲
- 22 喧嘩或者失焦的女人 100
- 23 飛越禁區，女人好自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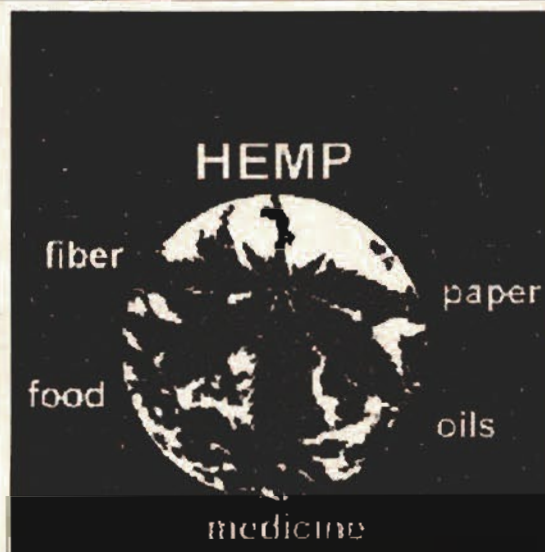
##### 藝術實果 ARTS

- 27 扇與尿的逆風混聲合唱
- 專訪侯俊明



#### 破專欄 COLUMNS

- 6 魔鬼詩篇
- 曼陀羅花的宇宙圖標
- 佐藤史生的科幻漫畫
- 書品
- 參政的政治邏輯
- 試評
- 〈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1995年〉



#### 破專題 FEATURE

##### 老叛客回巢，主流變天

- 06 老叛客回巢主流變天
- 07 錄一卷叛客運動 Demo 帶
- 08 全民恭訪叛客搖滾堂
- 創業二十年奠基記事
- 08 Into the Groove
- 08 God Save the Punk
- 13 搖滾遊擊手筆記
- The Monopolization And Colonization of Youth



#### 破專題 FE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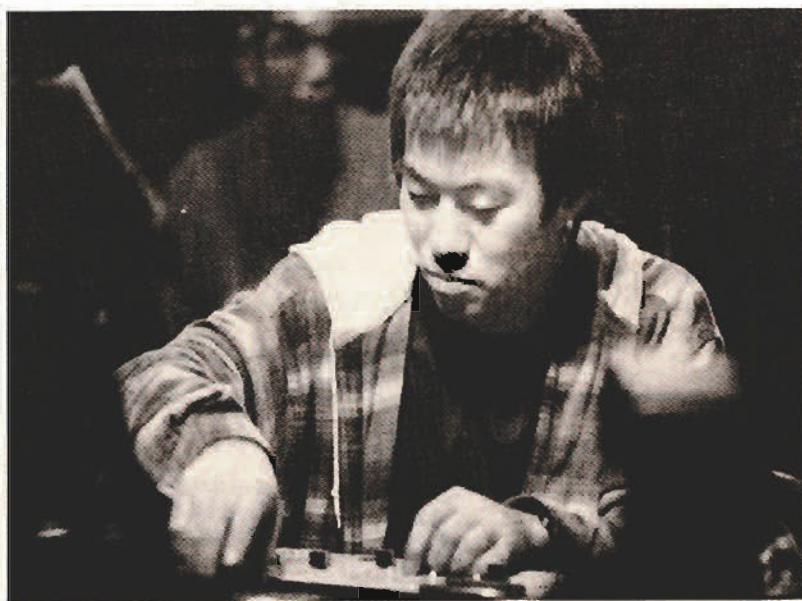
##### 藥物護照四

- 14 大麻
- Marijuana FAQ
- :The Weeds Turn on Generation
- 14 藥物史上的一些事件
- 16 安全小指南





## 去你飛彈的 美帝的 不怎麼歡迎軍艦的



攝影 / 丘德真

### 音樂

#### ■三月十二日嬉皮靈魂， 噪音氣質——日本大 友良英來台「造反」！

日本的「音樂怪傑」大友良英來台展開亞洲造反之旅！

被譽為日本音樂怪傑的大友良英，從十四歲便「早慧」地摸索八軌盤帶錄音機錄製剪接，八零年開始組織「零場」樂團，在東京、澀谷的 Pub 做現場演出，並陸續和跨國樂者合作。前衛樂界稱讚他能「獨當三面」，把唱盤、取樣器、噪音吉他玩得出神入化，並積極地串連日本美國、歐洲、澳洲、香港等地獨立樂團組織，持續注入創作的元素。

當天數段融合了實驗、噪音、爵士、拉丁等音樂類型的即興演出，在多位創作與演出經驗豐富的伙伴搭配之下，原創性與技巧皆令人佩服。

演出後大友良英和台灣的創作圈相識甚歡，以「聲音取樣」為創作素材的他，表達了對於音樂創作與生活的獨特而開放的想法，並應允為破運報關介紹東京的前衛實驗樂事。一手報導近鄉推出，請用力期待！

#### ■三月十一日 不是只有口水歌，港人自己 也搞歌

隸屬香港 The Phantom 集團的幻音東靈唱片公司，為了慶祝分公司在台設立，今天舉行開幕酒會。

衆多媒體焦點鎖定在應邀到場的「發哥」周潤發，反倒是該公司旗下一批自己搞歌的新一代香港創作者被冷落一旁。

一向為台灣樂迷忽略的香港非主流音樂創作者，近年來在商業二台的炒作下，透過自資出版或與香港獨立廠牌合作，漸有鶴起之勢。新成立的幻音東靈唱片計畫以低預算、高品質之策略推動具原創風格之商業歌曲，目前旗下藝人有香港的 Mutiplex、Juno、AMK、陳嘉彬、胡凱欣，大陸的王磊、宋曉軍及台灣的黃雅珉，近期中除陸續發片外，也積極找尋本地具潛質的創作者加入行列。

從港星到港資的進入音樂市場，這波挾著新奇創作理念的新生代創作者在已有多年獨立音樂推動、發行經驗的 Sound Factory 率領下，能否在台灣市場扎根並造成衝擊，相信將會成為下年度圈內人矚目的焦點之一。

### 美術

#### ■三月十三日「台灣歷史 影像」出版

由楊孟哲編著的「台灣歷史影像」——一本收集大量台灣早期老照片與文字資料的圖像集終於出版了！透過楊孟哲親自採訪書中所列古蹟的現址，實地拍攝佐證，這樣一本書的出版為「失憶」四十年的台灣社會，找到了記錄社會人文變遷的反省契機。

#### ■三月十日台北市立美術 館又再哈哈！

張振宇：市民主義萬歲！萬萬歲！

藝評家：市民主義是啥米碗糕？

張振宇：我一天到晚找你們來開會，還辦家家酒給大家玩，就是「市民主義」！

藝評家：這樣很像社教館，而且又不見得有教育市民的功能。

張振宇：喔，這樣的話，我們下個禮拜再開會討論討論！

### 媒體

#### ■三月十一日衛視中文台 台灣版開播

衛視 SATV 為台灣規畫製作的台灣版衛視中文台今日開播，以往未曾碰觸的政治與新聞性節目將成為主流。

由於仍有部份第四台尚未更換新衛星天線，估計約有兩成第四台觀眾看到的仍是舊中文台節目，更新工作將於二至三週內完成。

#### ■三月十日國外媒體 在台灣「打仗」？

中共在台灣近海進行飛彈演習，國外媒體紛紛將台灣視為「準戰區」，各國的各大媒體的大牌記者全部集中在台灣，企圖享受白波斯灣之後又一戰爭洗禮。結果，「當我奉命趕辦手續到台灣採訪時，才發覺似乎是國外媒體在台灣打仗，在這裡感受不到絲毫戰爭的味道」這是各個大牌記者的心聲。

由於新聞局並未開放讓各媒體的 SNC 進關，來自德 ZDF、法第二電視台、瑞士、英 BBC、ITN、美國三大電視網 ABC、CBS、NBC、WTN 及 CNN、日本富士、朝日、TBS、NTV、NHK、及東京電視台、新加坡、香港、南韓等一百多位新聞工作者借用三台，三台儼然成為小型「聯合國」。

### 劇場

#### ■三月七日大師高貴不貴

遠從巴西到香港參加一九九六香港藝術節的受壓迫戲劇大師 AUGUSTO BOAL，在結束為期一周的工作坊之後，最後一天公開的論壇劇場（FORUM THEATRE）中與觀眾進行一場成功的論壇；對於這位遠道而來的里約市市議員兼戲劇家畢生所致力以戲劇改變立法的行為，觀眾無不興致勃勃地踴躍提出問題，當其中有位來自巴基斯坦的觀眾說：我想邀請你到巴基斯坦帶領我國受壓迫民眾做工作坊，可是你這麼昂貴……BOAL 笑說這次是因為有錢的香港藝術節邀請他到香港來所以才這麼貴，其實他一點都不昂貴，只要告訴他確切的時間和活動，他甚至可以免費到貧窮地區主持工作坊。

#### ■三月八日 女節夭折

今年一月時打著女性創作者口號轟動堆出的《女節》戲劇節，在「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打響第一砲之後，接續推出的戲看的觀眾並不多，上個月驚傳演出地點 B-SIDE 停業，三月七日演完《十個從事婦運的理由》一戲之後的戲也因此中途宣佈夭折，餘下的節目取消演出，或另自行尋覓演出場地。

### 政治

#### ■三月十三日 國際焦點「砲口下的台灣」 ，勞工反戰要求「攘外也需 安內」

風雲詭譎的台海戲碼連續上演。最新一期「時代雜誌」、「新聞週刊」、分別以「砲口下的台灣」和「戰爭演習」為題，分析台灣總統直選已然成為北京分離主義的夢魘，並稱美國的台灣政策是「創造性的模糊」。反駁介入台灣內政的是中共自己。

戰爭威脅下台灣內部的反應如何？除了在各政黨以民族主義大旗召喚國民的政治選票之外，工人團體迴口一致，從階級立場發出反戰呼聲，呼籲大罷勞工組織難阻中共停止軍事演習，發起「危機時期團體協約」、要求勞資政三方勿讓不安定局勢和經濟波動危害勞工就業權益、立即解決重大勞資爭議案穩定民心等。



曼陀羅花 (mandrake)，一種歐亞系植物的名稱學名是 *Mandragora officinarum*。它的花朵泛著陰寒的深紫色，根部形狀似縮小的人體，服食過量可致死。

聽起來，這和我們一般概念所熟悉的甜美花卉真是相差遠矣！也許可以這麼說，曼陀羅花是植物的變種 (mutant)，就像許多在想像空間與創作文本中不時冒出來的非人生物：大致上形似，但又或多或少地歧異於正字標記的合法人種。也許是頭上長出一對尖角，也許嘴裡綻放出不乖的獠牙，又或許在精美無瑕的身體內竟是電子管線鋪陳的神經地圖……如此超逾公定標準的身體，是我們無限渴望又隨時 (自我) 打壓的曼陀羅花——異化的變體。

在佐藤史生 (Sato Shio) 的漫畫空間，曼陀羅的寓意顯然帶有相生相剋的雙重象徵——既是流亡在巨大宇宙的各種異類生命 (或非生命)，也是隱然地代表集體性恐怖的「超越性符指」(transcendental signified)。在夾雜著電腦叛客、印度神話與不朽狂想的《搜神戰記》(Wan, Zero)，婆羅門的主神誕生於 20 世紀末的日本東京新宿，身分則是個印度與日本的混血少女。另一方面，「達沙」(Daitya，也就是印度教所謂的惡魔) 也在這個電腦網路主導的後資本社會華美場域中覺醒……

這本漫畫對於不朽的看法，也許就像它所陳述的曖昧善惡觀一樣，令人發寒之餘忍不住心理性慾 (psychosexual) 的悸動。當魔鬼以天才電腦小鬼的姿態說，形成肉身以及「我之為我」的遺傳因子，可以歷經千萬年，藉著細菌、微生物的傳遞與轉化，將這組介於靈魂與本體的基因密碼運送到未來；如此，神的殺戮慾望與魔的興風作浪就可以永遠玩下去，直到某一方的基因密碼被徹底摧毀。

在《搜神戰記》，神是一個冰冷清峻的少女：摩由璃。她現身於世間的目的雖然不明，但絕不是為了服務眾生——印度教似乎毫不講究慈悲偽善的全體救贖論——她和魔的對立，也不被作者賦予任何正當的立場。簡言之，《搜神戰記》就像一部沒有激烈對立、但卻疏離而鋒機十足的畫軸，攤開了不同意識型態的交鋒歷史。作者顯然相當自覺於性別議題，不但讓摩由璃 (而不是她哥哥) 擔任主神的位置——這是個向來在父權思想系統與女性無緣的崇高位置——更難得地呈現出一個不以性別主義 (sexism) 為主流文化、但仍然張力十足也充滿衝突的當代/近未來日本社會圖相。

如果說《搜神戰記》展現了佐藤史生處理神話與科幻交織的大場面功力，另一部短篇漫畫集《塵埃天使》(Changeling)，則巧妙地以精短的篇幅模擬異化的社會結構與物種/族群對立。雖然每個故事都詭譎地和現今時空互相抵觸，但卻無損於它們處處和這個在文本中被抽離的現實相互絞纏的驚心動魄。雖然本書的副標題是「太空歌劇」(Space Opera)，卻不是歐美科幻傳承中一味強調其奔騰華麗、只是在探險與奇觀的層次上晃繞的太空羅曼史。在〈種子惑星〉這篇故事，以女性地球偵測員與殖民地子星的接觸，帶出冷酷的批判與獨特的嘲諷。作者挖苦人類本位中心的黑色幽默在，這裡出現絕妙的刻畫。

原先以為依利多姆惑星是人類原生品種的演化，在短期內形成次人種，反抗它們稱為「貴族」的原始人類，並建立起無權力宰制關係的烏托邦高等文化。經過女主角的追究與探索，與行星的男性領導者在一場短兵相接的對話中，終於抓出「真相」——原來惑星的居民、包括領導者，都是以人造子宮培養出神經系統，腦細胞為人工合成的另類物種。雖然來自地球的偵測員武斷地稱之為「生化機器人」，但是依利多姆星的全體居民在得知這個消息後，竟然以電腦機能取代了個人自主性，以免承受弑殺「父母」(也就是人類，因為它們還是認為是人類創造了機器人) 的罪惡感而發狂……看到這裡，也許可以明白作者在人類與機器人的兩種看似不同的物種之間，用許多似是而非的行為與意識的言述加以模糊，甚至嘲弄了自以為「原版」的人類。

此外在〈妮賓蒂絲船艦〉，接續〈種子惑星〉的故事——地球偵探員琳與生化男子賽非羅德遭遇到一艘星際航艦，那是在太空中傳承王國與世代的母系部族。在這個名為「複合船」的多方位太空船艦，世代的傳承由母系權力所把持，位於中央的「王」雖然在名義上是領導者，但是他真正的任務就是傳宗接代。當男性的存在除了生殖功能之外別無意義，不是被過度呵護、就是被使喚，我們在這個異星的特定文化結構看到佐藤史生掩不住的竊笑——對於既定的父權社會制度與陽性神話。

在〈塵埃天使〉與〈混淆〉，作者藉著浪漫優美的畫面，刻出兩則本色寒酷尖利的情慾童話。在〈塵埃天使〉，以克里斯坦行星的泥土所栽培的擬人化生物，其實是你慾望的黑洞。男主角自以為是地抗拒同性求歡，可是當他擁有了一個塵埃天使，在相處過程，原先秀美的少女逐漸變形為他的另一個化身，甚至和他同性同體。最後他終於領悟到「她是我，我也是她，稱雙胞胎要適合些吧！」〈混淆〉以未來化的當代為背景，帶出女同性戀情慾與男性的扭曲偏執，老辣準確地周旋在「扮裝」與「真實」之間，連帶批判即使男性扮裝為女性，還是擺脫不掉固有雄性心態、甚至暴力與殺慾的固置狀態。

在佐藤史生的漫畫，也許我們看不到高度錯亂的想像，或者擺脫現實糾葛的超時空生態。在這麼冷淡而又滋味繁複細密的畫面與故事，我們品嚐到的是曼陀羅花的幽微況味：雖然只是些微的奇異，但是服用過量的話，足以讓你的感官突變。

# 曼陀羅花的宇宙圖標

COLUMNS

## 佐藤史生的科幻漫畫

文 \ 洪凌

魔鬼詩篇

Satanic Verses





FEATURE

The Way to Chaos

# 老叛客回巢， 主流變天？



THIS IS A CHORD



E



THIS IS ANOTHER

THIS IS A THIRD



NOW FORM A BAND

PUNK - 1996





## 錄一卷叛客運動

# Demo 帶

文 / 張育章

偉大的搖滾騙局續集？」裡，資深樂評人 David Stubbs 劈頭就寫道：「『性手槍』不只是一個很棒的樂團而已，他們是一個『時刻』，在叛客如火如荼地發展過程中，他們成功地轉變了這個國家裡與流行樂、搖滾樂文化有關的一切事物。在那裡頭使『紀元前』與『紀元後』具有意義的是『性手槍』，而不是『披頭四』」。

的確，自叛客運動之後，英美流行樂的面貌變得紛雜難辨起來。在過去，流行樂可被用來作為描述特定時代的一種標誌，喚起人們對當時社會情景的知覺，然而在後叛客 (post-punk) 的時期裡，新的藝術作品似乎脫離了使它被生產出來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的脈絡。

如果布希亞說的沒錯：時間裡真有那麼一個特定点，在那裡「解放」的速度超越了維持物體在意義軌道上所需要的吸引力，從而使得所有的表意原子迷失在太空中；那麼，「正是在叛客的這個時刻裡，搖滾變成了後搖滾，散成幾千個碎片，其神話與象徵都瓦解了，創世紀般鬼斧神工的高超技術變得荒謬可笑」(Stubbs 語)，諸神退位，凡人成為舞臺上的主角。

從文化分析的角度來看，僅把叛客運動的萌發與形變，當作是失業青年們對體制的反抗，是熱情燃燒的產物，顯然模糊了七〇年代叛客跟先前嬉皮的分野，輕忽了叛客對客觀物質條件的看重與挪用，以及運動中不同路線的歧異所在。

「人是在既定的條件下開展他們的歷史」，雖然打著的是「反建制」的旗號，當年的那些叛客們到底「反」了什麼而又「繼承」了什麼？這不會是學了三個和絃組個樂團自然就能開發的。

縮短焦距，當另類音樂運動從「點」的突破進展到「線」的出列，卻在進一步謀求全面變革的路程上迭遭阻礙遲滯不前的情形下，回頭檢視叛客運動的發展經驗，未嘗不是重新發掘著力點以繼續前行的務實作法。於是，在《Spin》、《Rolling Stone》互別苗頭地各編一本「另類唱片指南」爭奪歷史詮釋權外，《Alternative Press》也在今年的二月號推出了「AP 版叛客史」的專題報導，計畫用十二期的篇幅刊載考古所得。

事實上，從最早以圈內人、記者角度撰寫的《The Boy Looked at Johnny》、《Sex Pistols》、《1988: The New Wave Punk Explosion》到後來由樂評人、文化理論家寫的《Subculture》、《One Chord Wonders》、《Art into Pop》、《Lipstick Traces》、《England's Dreaming》、《From Velvet to the Voidoids》、《Ranters & Crowd Pleaser》，關於叛客運動之歷史條件、美學傳承、政經基礎與文化意涵等等，早有深刻且豐富的探討，不僅後來的音樂運動難以比擬，更是有心想汲取經驗者所不能略過的。

回到本地音樂／文化環境來看，在八〇年代初的台北街頭亦曾出現過模仿東京原宿的龐克族，當時即有觀察家們為文評述（可參考詹宏志所著的《趨勢索隱》）。真正回到音樂上將它視作一反抗既有體制的次文化／藝術運動來看待，引介其意識與作為，則是到八〇年代中期才開始的事，然而在搖滾樂始終背負著邊緣反叛名號的本地脈絡下，叛客對搖滾的批判乃至於美學意識上的決裂，實際上仍舊是隱而未見，僅在不同樂種樂迷－創作群體敵意交鋒時，迸出零星火花。

近年來，在歐美另類音樂聲勢扶搖直上的大背景下，叛客運動的部份質素確已滲入年輕一輩搖滾人口的想像版圖裡，不過在面對較十年前複雜數倍的音樂環境，只靠原有這些截首去肢的叛客論述來思索行動，不免時有盲人瞎馬的險象發生。製作此一專題，採取更貼近的角度回顧當時的社會脈絡，除了想避免上述情形繼續發生外，也希冀為目前爭議不止的「另類」、「流行」話題帶入一些新的參考座標。

——九七六年出生的孩子，如今都二十歲了。對人們來說，二十歲的人是可以有意識地去回顧自己的成長過程，思索外界對此一成長過程造成的複雜影響，進而在難以捉摸的未來中去擘畫自己的發展方向。

同樣地，在這個時候談二十年前發生的叛客搖滾運動，當然不只是因為當時最引領風騷的樂團「性手槍」(Sex Pistols) 已然重組，並將做全球巡迴表演而已。重要的是，除了現今聲勢持續不墜的另類音樂風潮常被視為是叛客運動衍生壯大之成果外，環顧八〇、九〇年代發生在世界各地以年輕人為主的新興音樂運動，也不難在論述或實踐中，覓得叛客搖滾與當地文化生態互動之痕跡。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叛客運動是當代音樂史與文化史裡分期的重要座標，在英國音樂週報《造樂人》(Melody Maker) 二月三日做的封面專題「性手槍」





# 全民恭誌 叛客搖滾堂

## Into the Groove

談叛客，  
我們應

該對這個運動浮現  
前的音樂環境有點  
認識，搞清楚他們  
對話反抗的對象，  
才能掌握其行動意涵。  
首先就從當時音樂工業  
的分佈狀況開始。

七〇年代初，由於電視身歷其境的記錄報導，越戰造成的恐怖創傷重新塑造了世人的政治觀點，與政治軍事強權沆瀣一氣的跨國企業則被視為是帝國主義在全球各地的代理人，屢屢成為當地人民譴責抗議的對象。

受到六〇年代反戰、學運的衝擊，流行音樂裡也出現了反省批判的聲音，識者認為：凡是自重、具政治意識的藝術家們都不該為跨國企業效力。「自己動手幹」的作為及這類唱片公司的興起，最初即是為了要確保其努力成果與利益不致讓陰險的跨國企業服務者所操控，而在非英語系國家中，它更常與國族主義相結合，成為推動本土音樂運動的重要戰略基地（site）。

到底跨國唱片公司的勢力有多大？根據 Martti Soramäki 與 Jukka Haarma 所做的調查顯示，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時，在全球唱片銷售量最高的十九個國家裡，五大跨國唱片公司的產品（英國的 EMI，美國的 CBS，WEA，RCA，西德與荷蘭合資的 PolyGram）幾乎都佔了六成以上的總銷售量，只有在以色列不到總銷售量的一半。這些跨國公司除了採直接進駐當地設立分公司的方式外，並以授權的方法使其產品能銷售至各個可能市場。



## Good Save The Punk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六日，倫敦的聖馬丁藝術學校裡一個叫 Sex Pistols 的樂團在那兒進行演出。樂團的主唱 Johnny Rotten 穿著件在 Pink Floyd 字樣前又加上手寫「I Hate」兩字的 T 恤與別針，閃躲著不時迎面襲來的啤酒瓶唱了起來，五首歌不到，演唱會的主辦者拔掉插頭，結束了這個樂團的首次表演，但他們並未就此銷聲匿跡，雖然酒館的表演圖將其拒於門外，他們還是使出種種伎倆或騙或混地出沒在數場校園演唱會裡。一股騷動不安的氣氛流竄熾長著。

文化研究學者 Dick Hebdige 在《Subculture》裡曾這般描述：一九七六年，英國的氣候變得異常的乾燥、酷熱，從五月開始，倫敦都是晴空萬里不見煙霧，年來景氣蕭條、罷工、政爭不斷的陰霾氣氛，似乎也因天氣的晴朗而出現轉機。牛津街兩旁的店面懸吊著小包與海灘裝，比基尼泳裝與拍立得相機成為暢銷品，看起來，彷彿連危機也去度假了。幾個月過去了，熱浪不見有任何消退，人們開始驚慌起來，八月時，官方宣稱這是一場旱災，採取限水措施，穀物因而歉收，世界末日的意象又在報刊上頭出現。

正是在那樣一個具有啟示（apocalyptic）意味的奇怪夏天裡，Sex Pistols 到英國北部的城市裡晃了一圈，回到倫敦而在好幾個俱樂部裡做定期與不定期的表演。看過他們的表演，Joe Strummer 解散了他的酒吧搖滾樂團 101 - ers，找其他人合組了 The Clash。九月二十、二十一日，英國首屆叛客搖滾音樂節在牛津街上著名的 100 俱樂部舉行，上陣的是 Sex Pistols、The Clash、Siouxi & The Banshees、The Damned 及 Slaughter & The Dogs 等樂團。

從那以後，倫敦街頭尤其是在西南區的國王大道的附近，一種混合種種異質青年風格元素的新風格出現了，它擷取了原本分屬不同時期的服飾元素加以揉合，以拼湊方式複製了英國戰後整個勞動階級青年文化的服裝史，音樂上亦混合了奇男搖滾（Glam Rock）、美式叛客、北方靈魂樂、雷鬼樂（reggae）及草根的節奏藍調樂。

對 Hebdige 而言，叛客是種藉著符號游擊戰來進行文化抗爭的次文化，對一般保守大眾來說，叛客們種種乖張無賴的行徑讓社會變得更加動盪不安，左派報刊則改變了以民謠純粹論為依據的評判價值觀，承認叛客搖滾的進步性，認為它轉變了流行樂的特性（尤其在「以搖滾對抗種族歧視」和「反納粹聯盟嘉年華」等活動成果豐碩之後），左派主張「現在從生產、聆聽到討論都有新的可能」。

從社會學出身的音樂文化研究者 Simon Frith 歸納當時的左派論述，認為叛客之所以能獲得獨特意涵的原因有三：（1）在聽眾部份，叛客被視為是一種民歌（folk music），也是一種次文化運動，其音樂則被視為再現了或象徵了階級意識，亦即勞動階級青年的意識；（2）關於商品的生產，叛客強調「自己動手幹」、掌握音樂生產之技術工具，似乎是挑戰了資本主義對大眾音樂的控制；（3）叛客運用了新的聲音、形式和文本，對於音樂如何產生作用、其意義為何提出了質疑。

到了一九八〇年，Frith 重新爬梳當年這些儼然成理的說法，指出其中許多似是而非的迷思所在，捕捉到當時的叛客是透過哪些策略而使得此類論述得以浮現並被廣泛接受。隔五年，長年在 IFPI（國際唱片錄像製作人協會）總部工作的左派理論者 Dave Laing 又進一步結合政經分析與文化研究取徑，輔以統計數據、圖像，寫成《One Chord Wonders》一書做為此一運動的案例研究，藉此呈現文化史裡的權力如何產生意義。後文主要即依據該書第一章整理而成，重點在於描述叛客藝術產物、事件與各機構在經濟、美學、意識型態等力量互動下浮現出來的脈絡背景。

而在一九七六年時的英國，三分之二的唱片市場由包括 Decca 在內的六大跨國公司所瓜分，它們垂直整合了唱片事業中製作、生產、發行三大部門，EMI 甚至還藉由設立 HMV 連鎖唱片行而在零售部門裡插上一腳。

實際上，六大公司的賺頭還不只來自銷售自己出品的唱片而已，由於許多小唱片公司委託它們製造、發行其產品，大公司對市場的控制

程度較表面上的產品佔有率高了許多，據估計，七〇年代中期英國銷售的唱片有三分之一是由 EMI 所經手的。

不光是在經濟上佔盡優勢，在音樂方面，跨國唱片公司也傾向開發那些不受單一的語言、文化社群限制，可以跨越國界吸引聽眾的藝人與音樂，不單是因這類跨國產品的銷售量可以很高，而且也是因為音樂商品特殊的經濟屬性，會讓其收益遽增所致。



# 創業二十年 奠基記事

上文接第八版

對跨國唱片公司而言，英國的重要性不單在其銷售市場，也在於它所具有的人才資源，打從披頭四掀起的音樂狂潮到接下來的「英國入侵」，英國樂團唱片銷售的佳績打破了只有美國人才能成為全球巨星的迷思。七〇年代左右，一些美國公司紛紛在英國設立分公司，終止了先前由 Decca 或 EMI 代理發行其產品的合作關係，並積極的在當地發掘有潛能成為國際巨星的藝人直接簽約。七〇年代中期，英國具備這種國際地位的樂手已經多隸屬在他國唱片公司旗下，像是在 RCA 下頭的 David Bowie，WEA 下頭的 Rod Stewart，Fleetwood Mac 與 Led Zeppelin。

經過這樣子的國際化後，在唱片工業裡何謂「成功」的定義被改寫了，音樂的製作過程也起了相似的變化。由於一張全球暢銷唱片可帶來極高的收益，主流公司較願意在藝人與唱片的先期籌畫上投入大筆的資金，既然作品的優劣是銷售量能否持久不衰之關鍵因素，許多錢都被花費在錄音上頭。錄音技術的進步，使得不同的聲響在錄製時可被區隔開來，經個別處理後以新的形式加以組合，創作者因擁有更大的創作空間。在充裕資金的後援下，執意於藝術成就的樂手與製作人們可以花許多時間泡在錄音室裡，仔細調控、實驗音樂的各種可能再完成作品。



儘管叛客搖滾很快地就證明不用花多少錢也可做出刺激、夠力的唱片，不過在一九七六年時，一般的樂手還是認為製作品

SNIFFIN' GLUE...  
AND OTHER ROCK'N'ROLL HABITS,  
FOR PUNKS GIRLS! ③



THE DAMNED & SEX PISTOLS & IGGY POP +

貴的唱片就等於好唱片。因此，如果一個創作者想做張藝術成就高的唱片，他只能採取資本密集的策略，去找有能力支付做張好唱片所需錄音成本的主流公司或較大的獨立廠牌，說服他們相信其作品是有商業價值的，相對的他在進行創作時也須將此銘記在心。

事實上，從六〇年代中期開始，由披頭四為首到接下來「進步搖滾」(progressive rock，在台灣多稱為「前衛搖滾」)的樂手、評論者或樂迷，逐漸認為錄音室作品的優越性高於現場表演，並把音樂的優劣與否等同於能不能善用錄音室裡的技術資源、嚴謹地注意錄音裡的各項細節。

受到這種大頭病的影響所及，現場表演的規模隨之擴大。人們期待現場表演能重現出與錄音室作品相仿的氣勢，表演者只得找額外的樂手或各式各樣的電子設備來撐場面，在入不敷出的情況下，這筆龐大的開銷通常是由唱片公司以替專輯打知名度的名義來支付虧損。另一方面，為了呈顯錄音室設備的繁複多變以及樂手們在吉他、鍵盤樂器上出神

入化的絕技，三分鐘的歌曲長度根本玩不起來，概念專輯的形式應運而生，除了讓樂手秀個夠外，像 King Crimson, Pink Floyd, Genesis 等樂團更把概念的主題延展到對神話、歷史以至生命奧秘的深入探索。

回過頭看，進步搖滾在六〇年代晚期的出現，原為一票樂手對當時單曲排行榜上流行樂的「深度不足」有所不滿，有意識地與之疏離而形成的新音樂類型。他們把精力集中在製作專輯上頭，其聽眾則是由一批深諳六〇年代中期以來搖滾樂傳統的菁英樂迷所組成。即便到了一九七六年，流行樂主流已轉變為 Bay City Rollers 一類的「泡泡糖樂」(teenybopper) 及 Chic 等等的迪斯可舞曲，不過這種搖滾/流行的二分法依然清晰可辨。

值得注意的是，自從一九七二年加拿大的 K-Tel 推出首張以電視廣告促銷的當紅暢銷歌曲精選集大賣以後，主流公司相繼投入同一市場，到一九七六年時，花在這類精選集的電視廣告費已累積至五百萬英鎊，不過它們在市場上的反應也沒讓老闆失望，一般而言，打得最凶的專輯通常在英國可賣到一百萬張以上。

據業界推斷，透過電視而接觸到這些唱片的觀眾並不是購買流行唱片的常客，年齡也稍大一點，於是，唱片公司也用同樣的促銷手法來賣六零年代歌星的老歌精選或是知名巨星的新專輯，結果確實是成績斐然，一九七六年全英賣得最好的二十張專輯裡，有九張都是電視促銷的再版專輯。





另一方面，七〇年代中期發生的零售革命，也是讓這類專輯狂銷不已的重要因素。像 Boot, Woolworth 以及 W.H. Smith 之類的大型複合商店開始涉足唱片銷售，同時採行對暢銷專輯加以彈性折扣的政策，使得登上排行榜前二十名的唱片賣得更好，卻也導致排行榜新陳代謝的速度為之減緩，想要進入榜中的難度相形增加，新人更是難以出頭。換個角度來說，即便新人有幸與主流公司簽約，他也要面對電視廣告預算暴增，公司所能給予支助縮水的困境。反之，若他投身獨立廠牌，他所遭遇的則是風格 (specialist) 唱片行 (專賣特定音樂類型的唱片行) 一家家關門，唱片銷售無門的窘境。

綜合上述因素可知，到了一九七六年時，英國唱片工業的景況已經有了很劇烈的變化。在六〇年代晚期時，由於專輯的獲益率較單曲高得多，唱片工業的策略乃是以搖滾樂為中心；而在七〇年代中期，沒有足夠的跡象能夠保證新一代的少男少女會與前一代一般，隨著年齡成長能從對偶像的瘋狂崇拜轉變到去分析其作品之歌詞意涵，因此唱片工業也很難鎖定一個穩固的核心來擬定策略。

在那樣一片混沌不明的局勢中，唱片工業亟待再出現一個像披頭四那樣的樂團來扭轉此一情形，尤其是到了一九七六年下半年唱片銷售統計出來後，這個問題愈形尖銳。根據資料顯示，與歷年來的統計結果相較，該年非但是單曲銷售沒有任何成長，而專輯銷售更是首度滑落，更讓業者憂心忡忡的是，單單與前一年同一時期相比，該年七到九月的銷售狀況就整整跌落了三成。



這其實是跟英國整體經濟的蕭條有關連的，一九七五年時，英國的失業人口已超過百萬，通貨膨脹率達到 18% 的高峰，在這樣的情況下，消費者的可支配所得被用來買唱片的比例隨之降低。根據唱片工業自己做的調查顯示，一九七四年時全英有 0.4% 的消費是花在購買唱片上頭，到了七六年，這個數字掉到了 0.34%，墜落了七分之一。

當時流行樂界紛亂不安的情勢，在音樂報刊報導中，也可找到一些證據。一九七六年七月，《Melody Maker》刊載了一篇議論當時音樂場景裡暴力事件頻傳的文章，裡頭指出觀眾對於票價昂貴的戶外表演已感到不滿而時有挑釁作為，一些樂團如 Doctor of Madness 和 Heavy Metal Kids 則被指控為挑起群眾暴力事件的禍首，不久之後，這樣



的矛頭也被拿來抨擊 Sex Pistols，從這兒我們不難發現叛客運動與先前音樂環境的關連。

其實，在七六年時就有人預測這種大型現場表演的鼎盛期即將結束，認為新一代的年輕人會揚棄這種表現方式，回歸六〇年代抗議式民歌的傳統，在 pub、俱樂部與工廠中傳唱著革命戰歌。儘管唱片工業裡沒什麼人理會這種說法，直到七六年七月，一些大型的表演場地如溫布萊體育館仍擠滿了 Elton John, David Bowie, Rolling Stones 等等的樂迷，不過一些對唱片工業未來深感憂心的人來說，他們已感到問題的嚴重性，只好寄望能冒出個新的「披頭四」來扭轉音樂工業頹勢，一些星探與經紀人則以披頭四被發掘的經驗為藍本，下鄉尋訪有無如此才氣洋溢的樂手與樂團，沒想到受到七〇年代主流音樂導向影響，年輕一輩的創作者少有選擇棲身於偏僻的小酒館、俱樂部中表演的，這種把希望寄託在「草根場景」的想法自然是落空了。

然而在七〇年代中期，若勉強地來說的話，酒館搖滾 (pub rock) 大概算是最有「草根」味的音樂場景了。它從一九七二年開始以倫敦為基地擴展出去，原本的動力來自於對七〇年代初期流行音樂環境的不滿，想要讓音樂回歸六〇年代初期那般地質樸近人，在小小的表演空間中現場感受到台上台下的親密互動。這樣的觀念，一部份是繼承了美國五〇年代的搖滾與藍調樂，一部份則來自對英國節奏藍調樂與盛時期的記憶，而其音樂與表演亦是以這兩個時期為範本，帶著濃厚的復古味。

正因這種復古味看起來似乎蠻能投合較年長的樂迷，在七三到七四年間，幾乎每家唱片公司都簽了幾個酒館樂團，裡頭或有一兩個樂團能在排行榜上獲得極好的成績，但大多數這類樂團的專輯銷售都是平平，也許這跟他們只是把現場表演帶到錄音室裡一成不變地錄下來的態度有關係吧。



下文接第十一版





等到叛客搖滾出現，酒館搖滾裡頭一些復古的質素逐漸被狂野激烈的現場演出所取代，關心的重點不再是音樂的草根性或傳統，而是如何讓音樂回歸質樸，一些原本是玩酒館搖滾樂風的樂手如 101ers 的 Joe Strummer 甚至轉向叛客搖滾，重新組了後來倍受推崇的叛客樂團 The Clash。

不過，酒館搖滾對叛客搖滾真正的最大貢獻，在於它為後者開啓了音樂工業局限之外的表演、錄音空間。本來散處各地的表演場所就是一個可讓各式各樣唱片工業拒絕或忽略之音樂類型存活的開放空間。就像六〇年代中期民歌俱樂部裡的表演，很多根本與「民歌」這樣的音樂形式沒什麼關連一般，一些酒館搖滾圈的重要據點像 Nashville 這家店，在一九七六年初就成為孕育早期叛客樂團 Sex Pistols, Stranglers 及 Damned 的溫床。

影響更深遠的，則是酒館搖滾摸索出來的唱片製作策略。由於既有的唱片公司無法將酒館樂團的唱片銷售出去，對這類樂團也不再抱有興趣，結果反倒使得酒館搖滾有了自己的唱片廠牌 Chiswick 與 Stiff。

Stiff 這個廠牌的出現過程，可說是典型的獨立廠牌神話。靠著跟著名酒館樂團 Dr Feelgood 借的四百英鎊，兩個酒館樂團經理人 Dave Robinson 與 Andrew Jakeman 為 Nick Lowe 錄製了一張單曲《Heart of the City》，沒想到竟賣了一萬張，不單讓他們有本錢繼續出版唱片，也為後來有心想自己創立獨立廠牌的人，提供一套切實可行的獨立廠牌經營策略。



這套策略的特別之處，在於它一開始就拒絕以入排行榜為導向。按照當時主流唱片公司的作法，不管是五大或是獨立廠牌，錄製與發行一張單曲的首要目標就是要打入排行前二十名。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它們認為必須找個專業的製作人以及設備完整的錄音室來錄製唱片，加上養一票宣傳人員來向廣播製作人與零售商遊說推薦，這張單曲才會在 BBC 及商業電台聯播網裡播放，有了足夠的播放率加上一些報刊介紹，才有可能進入前二十名。算一算這

些所花費的人力物力，一張單曲大概要賣到兩萬張才能夠打平。

而像 Stiff 以及那些一九七七年後出來專出叛客、新潮樂唱片的小獨立廠牌，由於反其道而行，遂能做到一首單曲只要賣兩千張就能打平的程度，以 Chiswick 為例，它的頭張產品花了七百英鎊錄製並壓成兩千五百張 EP，單單透過風格唱片行在四個月內售罄。

事實上，於排行榜外另闢蹊徑的作法在這之前就已存在，一種是「玩家市場」(collectors' market)，像上一段提到的 Chiswick，老闆 Ted Carroll 原本開的就是間專賣老歌的唱片行，當他看到唱著節奏藍調的 Count Bishops 等酒館搖滾樂團時，就知道這些樂團的音樂相當投合那些玩家的胃口，儘管市場不大，但要賺錢卻綽綽有餘。

真要比起來，Chiswick 在玩家市場裡的資歷還算是很淺的。初始，這個市場靠著的就是一些小廠牌，他們願意發行或再版那些大公司覺得沒太多商業價值的爵士樂與藍調樂；投入搖滾樂「玩家市場」最早的，則是搖滾史專家 Charlie Gillett 開的廠牌 Oval。而像 Chiswick 這種由零售起家率而帶頭成立叛客廠牌的例子，還包括有 Beggars Banquet, Raw, Rough Trade 與 Zoom。

此外，在爵士樂、民歌演唱會裡，也常有樂手自製的唱片在現場販賣的情形，不少樂迷會為了想保存現場表演的回憶買回去做紀念，從而出現另一種市場空間。一些獨立廠牌即是從發行這類「現場演出」唱片開始，轉而幫許多未簽有唱片約的樂團或藝人出版單曲。

由此可以看出，叛客搖滾與先前的酒館搖滾雖然在意識型態上是南轅北轍，但在音樂生產的實質形式上，早期的叛客實際上是繼承了七〇年代中期酒館搖滾的演出場地及其對跨國唱片公司種種施為的反彈批判。從音樂類型的層次來看，一九七六年離出的叛客搖滾與之前出現過的搖滾形式亦有雷同之處，這從樂評們為什麼用「叛客」

來稱呼這種新音樂的方式即可明白。

在搖滾樂的論述裡頭，「叛客」這個字眼是從一九六四年後才開始被用來套在一些美國藝人頭上。原本叛客搖滾指的是在披頭四與英國搖滾大學進軍美國後形成的一種音樂，演奏這類音樂的樂團多由高中年紀的孩子所組成，音樂裡常有吱嘎作響的吉他、狂傲咆哮的唱腔，歌詞談的不外是：不上道的女孩、囉唆的父母以及社會的諸多限制，樂團的知名度僅限於當地。到了六〇年代晚期，還繼續在玩的樂團，樂風則已傾向迷幻音樂。

下文接第十二版







接下來另一波被視為「叛客」的美國音樂潮流，是在七〇年代初期紐約興起一票以 New York Dolls 為首的樂團後出現的。在這兩個時期之間，還出現了 The Velvet Underground, MC5 跟 Stooges 等被視為體現叛客本質的樂團。



宏觀視之，從六〇年代中期到七〇年代 New York Dolls 等等這些被稱做「叛客」的樂團，其共同點主要是在音樂上頭；也就是說，「叛客」意味著一種對於音樂表演的「態度」，強調的是率直與反覆，而不是技術的精湛與否。

至於叛客這個「概念」的出現，其實是在七二到七三年間。那時這個字眼原來所指稱的那些樂團多已不存，可是，為了讓一些以往失去的流行音樂領域得

以復興，也為了要嘲弄主流樂評鑽牛角尖來混吃混喝的作為，一些同仁誌頻頻使用「叛客」這個字眼，例如 Greg Shaw 的《Who Put The Bomp》，Mark Shipper 的 Flash 還有 Billy Altman 於一九七三年一月創刊的《Punk》。

到了一九七六年，這個字眼在英國開始被用來描述 Sex Pistols 與其觀眾，雖然有些報導者對此持有異議，認為這會混淆新興音樂與六〇年代美國車庫樂團的區別，不過差不多在當年七月左右，英國的「叛客搖滾」已然成形。使用這樣一個「名稱」除了讓這樣的新音樂具有一種歷史感、使更多群眾知曉之外，同時它也賦予那些樂團一種他們無法拒絕的身份 (identity)，使其成為一種音樂運動或類型的一部份，而非獨特的個體。

英國叛客搖滾與先前美國叛客「概念」的共通點，在於他們對流行音樂裡頭的既有位階都懷有敵意，不過與美國同儕們僅安於出版同仁誌、復興原已失去之早期叛客之聲等作法不同的，英國叛客們採取的是持續前行的作法。它對主流音樂的敵意主要是以三種形式呈現：(1)「自己動手幹」的態度，拒絕仰賴既有音樂工業的建制，不管是唱片公司或是音樂報刊；(2)在音樂風格的選擇上，挑戰所謂「藝術性高」的教條；(3)刻意地把新主題帶進流行歌曲的歌詞。

叛客搖滾對「自助」的強調，表現在很多地方。舉例來說，Sex Pistols 剛開始時用的樂器有些就是偷來的，而與既有音樂工業相對立的同仁誌與獨立唱片廠牌，更是後來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叛客建制。



「同仁誌」這個名詞最早是跟科幻小說雜誌有關，在上頭撰寫稿子的多些些狂熱者，藉此來交換資訊分享心得。雖然搖滾樂同仁誌在六〇年代中期即已出現，不過叛客卻是頭一個使這類刊物以驚人的數目出現的音樂類型。據調查顯示，一九七七到七九年間在倫敦就出現了五十種以上的叛客同仁誌。像《Sniffin' Glue》這本同仁誌，除了鼓動風潮之外，在叛客自我形象的建構上更是居功厥偉。

接下來，我們要談的是另一個既呼應叛客對「大公司」的批判，又可以彰顯「自己動手幹」精神的叛客建制：獨立廠牌組織。



下文接第十三版



六〇年代末，進步搖滾的崛起加上相關的反文化意識型態，使一系列新的唱片廠牌相繼出現。裡頭有些是大公司的「蟻皮」化身，像 EMI 的 Harvest 或 Phonogram 的 Vertigo，有些則是獨立廠牌，如 Chrysalis, Island, Virgin, Apple 等等。雖然這些獨立廠牌確實與「小即是美」的概念不無關係，不過這些獨立廠牌的資金與創立都是靠著一些原本在音樂工業裡已獲致一定地位的人，無論他們是零售商、表演者或經理人。等到一九七六年時，就叛客的眼光來看，Virgin, Island 和 Chrysalis 的價值觀與跨國五大唱片公司的已經相差無幾。

比較起來，叛客時期的新唱片廠牌在數量、規模與地理位置上都與先前的獨立廠牌有所不同。根據《ZigZag》雜誌七八年出版的一份名錄顯示，在列出來一百二十家擁有叛客唱片的小廠牌裡，大多數擁有的產品種類屈指可數，且多座落在倫敦之外。向來以都會為發展核心的唱片公司壟斷地位，首次遭到來自不同地區小廠牌的嚴苛挑戰。換句話說，就像《Sniffin' Glue》帶動了一本又一本同仁誌出現一般，由前面提過的 Stiff 與 Chiswick 領頭採取的「小廠牌經營策略」，證明了要搞間唱片公司需要的不過是幾百鎊，樂團 Scritti Politti 的首張單曲甚至在封面上標示出做這首單曲的錄音、混音、加上壓兩千五百張與成立一間廠牌的總開銷（542.36 英鎊）。

誠如同仁誌打破了文字生產印刷過程的迷思，早期的這些叛客廠牌則清楚地揭示出一個人想成為唱片藝人有多麼的容易。一時之間，幾百個叛客樂團湧入全英數十個小型在地的錄音室裡，過去，他們必須先錄捲試聽帶（demo）寄給唱片公司，等待簽約的一日，如今，他們自己就可以灌張唱片發行了。

雖然這類的速成（Xerox）廠牌多維持不久，不過在叛客搖滾裡還有另一種唱片公司，如後來擔任過 Police 樂團經理人的 Miles Copeland 所經營的 Step Forward。電視記者 Tony Wilson 開在曼徹斯特的 Factory 等等，這些公司的所有權與經營風格與前一時期的唱片公司頗為相似，其主事者既具備



搖滾游擊手筆記

文 / 郭達年  
(香港黑鳥)

Email: lenguo@hkstar.com

星加坡有一份搖滾音樂的專門雜誌，號稱是東南亞最好的音樂刊物，叫作“Big O”，是英文“Before I Get Old”的縮寫。很有趣，意涵著搖滾樂就是年青人專有的文化。

香港也有一份搖滾音樂的專門雜誌，算得是年青刊物中最致力推揚歐美非主流音樂的出版，名字叫《音樂殖民地》。更有趣的，意涵著搖滾音樂的文化殖民權力（The power to culturally colonize）。

當搖滾音樂約於五十年前開始前摸探出一種聲音，繼而萌長出聲音以外的文化意識時，它的確是一種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年齡確是區別族群的主要因素，而在音樂之中形成的價值觀和行為時式，都與當代的青春有著難解的關聯。

然而沒有人對青春擁有專利。所有人的青春都必然逝去。數十年下來，我們可以怎樣重新審視一種已失去青春的「青年文化」？在學院裡便，文化研究員一直希望把搖滾音樂規格為「青年文化」來處理，那便當於其論述，利助於一種理論的構成。可是，一種叛反音樂，一種自我解放的文化，如果其解釋權就落在一些抱著一大堆文化分析工具，遙遙的觀賞推論的搞學術的人，那是絕頂謬誤的一回事。

在唱片工業裡便，則有一種必然的市場需要，把搖滾音樂框限為青年文化：因為青春好賣，因為搖滾神話從來不曾自老頭群間振起。

有那些人需要把搖滾音樂專利在年青族群，那些人希望盡量使用一種文化的殖民權力，去統領這族群，在依附這種文化的商品性求存的諸式人等中，不難出辦。他們需要不斷的製造（如果沒有）這樣的新新人類，去維持運作，去面對行政的經濟要求。與搖滾音樂最初的自民間自發的生長性質，已經是倒向求存。

當我們再沒有自我解放的意欲，就簡單的參加一個自我解放的儀式派對了罷。這是搖滾音樂仍單純作為青年文化的當前悲哀。

最近 Ramones 重訪英國巡迴，英國《C 日郵報》就他們的演出宣報樂隊的死亡，聲稱他們早應在首三張唱片之後，在最高峰點離去。這也就是遵守「青年文化」的遊戲規則，請老去的下台，把舞台讓給下一個（可能為工業帶來另一高潮的）小伙子一展拳腳。

如果 Joey & Johnny 真的只是為了趁還有人認識他們而穿著廿年前的黑皮革，彈著廿年前的歌，重覆廿年前的一種姿態去討一點養老金，那的確是他們的失落。但如果他們能如 Neil Young，能如 Lou Reed 那樣，用當年青春的體驗，繼續創作嶄新的東西，提出當前的觀念，他們早就超越了搖滾音樂作為一種青年文化的框框，把音樂解放出來，把自己解放出來。這正是為何 Pearl Jam，為何 Jim Jarmusch 這些當前的青年文化會與這過去的青年文化串連合作的原因。

了靈敏的藝術知覺，又能把它跟商業手腕結合起來，故能把公司經營得蒸蒸日上。

對於 Factory 這類的廠牌而言，唱片流通的問題變得格外重要。因為速成廠牌的唱片只要送到在地的唱片行或以郵購方式販賣即可，一旦唱片公司或樂團

# The Monopolization And Colonization of Youth

的企圖心大到想造成全國性的影響時，它就必須跟流通業者協商，以減少自己的邊際利益來換取產品更大的流通範圍。面對此一問題，解決的方法不外是與既有唱片工業流通部門掛勾，或設立、發掘自己獨立的國內流通體系。

把音樂的製造、流通甚至是宣傳交由「五大」代為處理的例子，在此不需多談。不靠「五大」幫忙的另類流通管道，大抵可分成兩種模式，一種是像 Pinnacle 及 Spartan 這種在叛客運動前就經營小眾唱片業務的流通業者，他們採取的是將一些叛客廠牌列入名錄的作法，讓其產品有機會接觸到全國聽眾；另一種則是以倫敦的唱片名店暨廠牌 Rough Trade 為中心，從叛客搖滾內部組織起來的一個新流通網路。本來對那些想自己壓片的樂團來說，Rough Trade 不僅是個零售點，同時更是個提供資訊與建議的非正式資源中心，後來 Rough Trade 更與英國其它地區的唱片行或地方性流通業者聯合組成了 The Cartel，創造出一個獨立於五大唱片公司之外的流通網。

儘管如此，叛客搖滾廠牌仍然無法擺脫「五大」的陰影。因為「五大」擁有充裕的資金可供周轉，提供更多的廣告預算，一旦他們發現某個原本是在叛客獨立廠牌下出片的藝人頗有賣相，就會進行挖角，不少人就是這樣的被挖走了，而這些獨立廠牌也莫可奈何。

Miles Copeland 認為，小唱片公司的卓越處僅在於其原創性，它可以發掘並呈現新的音樂想法，一旦一個樂團真的竄起來了，小唱片公司是沒有能力與大公司競爭的。Rough Trade 的作法則正好相反，它嘗試以一個獨立廠牌的角色，在行銷、流通與原創性上控制自己的命運。這樣的一種音樂理想，部份源自嬉皮時期地下雜誌與嬉皮店的氣氛，部份則與當時以製作人合作組織（co-operatives）來做為一種經濟組織形式的想法有關。







## 藥物史上的一些事件

編輯部譯

西元 5000 年前，蘇美人用鴉片，他們有個特別的字來形容這件事情，現在被翻譯成 HUL，代表了「快樂」或是「歡喜」。

西元前 3500 年，歷史上最早出現釀酒的紀錄，關於這種釀造的事件，被記載在一份埃及的草紙上。

西元前 3000 年，大約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人開始飲用茶。

西元前 2500 年，最早有歷史記錄指出，瑞士一些湖邊的居民，開始食用罌粟花的種子。

西元前 2000 年，出現最早的禁止教誨，一個埃及的傳教士，禁止他的學生上酒館喝酒，他認為那樣會墮落人心。

西元前 350 年，舊約聖經中的「箴言篇」出現：「給那些精神萎靡的人烈酒；給那些陷入愁苦者葡萄酒，讓他們喝了後便忘記他們的困乏，也遺忘他們的苦難。」

西元前 300 年，Theophrastus (371 - 287 B.C.)，希臘的自然主義者與哲學家，他是最早記載了關於飲用罌粟汁的資料。

西元 350 年，在中文的辭書裡，最早開始提到茶。

第四世紀，君士坦丁堡主教 John Chrysostom 說：「我聽到人們哭泣著說，『喔，如果沒有酒，會是多麼地悲慘呀。』只是因為酒而讓人們這樣子嗎？不是的，這就好像你說，『因為有告密者，而使世界沒有了光亮。或者是，『因為有通姦，將會沒有女人。』」

450 年，巴比倫人 Talmud 說，酒為萬藥之首，如果沒有酒，那麼，我們便需要藥。」

1000 年，中國與東亞地區，廣泛地使用鴉片。

1493 年，哥倫布與他的船員從美洲回航，並將煙草的使用引入歐洲。

1500 年，根據一個英國的藥史家 J. D. Rolleston 指出，中古時期，有一種治療酗酒的秘方是這樣子的：「拿一片豬肉，偷偷地放在一個猶太人的床上九天，然後再切碎跟給酗酒的人吃，他就會醒過來，就像猶太人怕豬肉一樣。」

# 大麻

藥物護照四：

## Marijuana FAQ

文 / Acid Head

### : The Weeds Turn on Generation

如果藥物真得會殺死你，那還不算太壞。起碼你可以認真思考你的生活品質。

悠長的歷史裡，花總是戰勝圍牆，而學生總是贏過老人。

如今在美國，花的孩子已登上統治階層，起碼根據過去的經驗，柯林頓不至於向「南茜先生」五花八門地搞「向毒品說不」的嚴格政策，雖然主要的原因不是他用過，而是對於第三世界的標毒使得當地人民更支持左翼的解放運動，造成美國的困惑。同樣的，自 1937 年美聯邦政府開始徵收大麻稅，控制其流向和頒佈禁毒條今後，在新世界裡所引發的兩造之間的爭論 (War on Drugs)，恰與西元前 2737 年，中國老祖宗們發現大麻的神奇藥效，用之吸食、作為開胃的麻劑、作衣服原料、紙漿來源，到印度、中東、非洲、墨西哥這些文化老帝國所歌頌的「大麻之歌」所書寫的歷史卷宗差可比擬。

這個曾是航海人的衣服和船帆，美國第一部憲法書、第一代美元鈔票、LEVI'S 的第一條牛仔褲的原料，含有近四百種稀有化學成分 (大部份對人類都有用)、曾是重要的衣服、紙漿、食用高蛋白穀類、汽油的來源，被證實具有多達十幾種療效，被科學家視為明日能源之星的，開啟了六零年代次文化 (或者說次文化培養了它的聲譽)，被指稱為「毒品世界的門檻」、「進入毒品世界的護照」的東西 (不要懷疑，上述的真的都來自同一種植物，而且可以在你家後院三個月就亭亭玉立的) 究竟是什麼？

想知道嗎？等我吸完煙—— Hi —— How are you? —— High —— How are you?



▲ hemp、cannabis、marijuana？  
what the hell it is？

#### 一、什麼是大麻？

中文的大麻容易混淆視聽。嚴格的講，大麻有好幾種，其中一種最有用途的是所謂的 hemp。十八世紀的瑞士生物學家 Carl von Linn'e 給了一個科名：Cannabis Sativa L. 意思是有用的 (sativa) cannabis。hemp 的英文也可以是繩索和麻線之意。那什麼是 cannabis？cannabis 是一種較有韌性的 hemp 品種，是帆布的主要原料 (在英文裡也稱為 canvass，帆布之意)，同時 cannabis 也具有其他種大麻沒有的特產：種子、漿質 (pulp) 和藥學用途。漿質可以生產油、可以造紙，種子是人類和動物重要的食物來源，而種子的油性成分可以成為油畫或是油墨的原料，而 cannabis 的莖、葉子和花朵的膠狀質，在醫學上有多種效用。按照本文的宗旨，大麻指的當然是有用的這種。大麻可分為兩種大麻，一是含 1%—5% 的 THC (tetrahydrocannabinol，1942 年由 H. J. Wollner 分離而出而定名)，這是較有藥效的一類，另外一種是含高度纖維的 CBD。LSD 的效果較 THC 強一百倍，所以大麻比較沒有迷幻效果，同時大麻是個異性戀者，靠風交配 (沒有昆蟲或種大麻)，其葉子和花頂所含的 THC 較多，沒有交配的雌性花朵更是多多。





## 二、奇怪，那 marijuana 又是什麼？

媽 呂娃那，聽起來像墨西哥話？沒錯，這是墨西哥人對大麻的

暱稱，隨著三零年代墨勞進入美國市場後，成為美國的通俗用法，特別是指稱 hemp 的藥效時所用。在美國，持有 hemp（根、莖）是合法的，警察不會因為你穿大麻的衣服，或是用大麻的筆記本抓你。但是持有 marijuana（無論是花芽或是葉子）是違法的，但是持有和食用種子合法的（但是不能想照顧它成長），在台灣，弄不清什麼是什麼，反正在麻醉藥管制條例下，通通違法。

## 三、大麻可以吃？

廢話，去過泰國的人，難道沒有嚐過大麻作為添加物的各類食物，或者在阿姆斯特丹的 cafe 裡，嚐過大麻咖啡與大麻餅乾嗎？老實說，大麻的種子含有高蛋白非飽和性脂肪，許多人像吃燕麥粥一般的吃它，當然種子沒有讓你「high！」的藥效，想減肥的人不妨試試，非常有效。因為早先時候（在美國當然是 1937 年以前，在中國，噫-）大麻的種子就是醫師開給節食人的藥方，也是防止心肌梗塞的良藥。每天一把足夠一個成人的蛋白質和油脂。



▲印度賣 BHang 的小攤

## 四、和其他穀類食物比呢？

例 如黃豆？怎麼，你想吃嗎？大麻到處都是，賤長賤生，三個月就個兒把高，不用施肥、無論地瘠，同一把泥土無須養料就可足足長上二十年沒問題。大麻是深根植物，有利水土保持，無須化學養分所以比其他的穀類來的環保，因為大麻的葉子落地後，其礦物質和腐葉質可以恢復地利。將它與世界蛋白質之冠比？它當然遜一點，但蛋白質的成分卻好一點。農業專家們對它曾寄予高望，因為它抗紫外線能力較好，黃豆則否，而且又有前述的優點。不幸的是，因為某些政治的原因，落後國家並沒有享受到它的好處，在有些地方因為政府叫它 marijuana，就把它連根拔除。或者因為它的名字有「麻」一字，就把它列為管制品，其它的地方，因為農夫們忙著為地方的藥頭老大種古柯鹼、海洛因和檳榔。



## 五、它也能作衣服嗎？和棉花比呢？

又來了！沒錯。大麻的莖幹含有韌皮纖維和紙漿成分，此纖維從比基尼到壽衣都可以作，LEVI'S 的第一件牛仔褲就是這樣搞出來的。而且，在整個製造過程裡，無用任何化學處理，交給大自然就可以了，因為大麻成熟後，待葉子落地，整株砍倒棄之於生長土壤上，經過雨淋，其纖維自然軟化，莖幹中的礦物質進入地表，輕鬆地就可以將纖維與其他無用物質分離出來。大麻纖維當然沒有棉花來的柔軟，但是棉花幾乎用掉美國農業化學肥料與農藥量的一半，而且棉花耗地利。想想一條純棉的牛仔褲比麻布的牛仔褲貴多少？你就知道了。

1525 年，Pracelsus (1490 - 1541) 將鴉片引入藥物的臨床使用上。

1600 年，莎士比亞在「亨利四世」的第二部份裡寫道：「如果我有一千個兒子，我要教他們的第一項作人原則便是，讓他們自己沈溺在甜酒之中。」

十七世紀，小國 Waldeck 的王子，會付給每告發一個飲用咖啡者，十個塔勒銀幣。

十七世紀，沙皇 Michael Fedorovitch 規定，任何人只要被發現擁有煙草，便予以處死。Alexei Mikhailovitch 則規定，任何擁有煙草者，將會受酷刑，直到招認出誰是供應者為止。

1613 年，印度公主 Poonhonias 的夫婿，首次將煙草運到英國。

1659 年，巴伐利亞、薩克森、蘇黎世等地，禁止使用煙草，但這個禁令並沒有效果。奧圖曼帝國的蘇丹莫拉四世則宣佈，將吸煙者處以死刑。不過，雖然蘇丹所到之處，對於吸煙者，充斥著各種恐怖的酷刑，但卻仍為減損吸煙者的行為。

1680 年，Thomas Sydenham (1625 - 80) 指出：「在萬能的上帝所給予人們的藥物中，再也沒有一種藥，要比鴉片更為有效與普遍。」

1690 年，英格蘭立法「鼓勵從玉米中，蒸餾白蘭地酒與酒精」。

1691 年，日耳曼紐倫堡，對於吸煙者的處罰是處以死刑。

1717 年，英格蘭 Middlesex 的販酒執照，只發給那些「願意發誓相信國王的權位，優先於教會者。」

1736 年，英格蘭制訂「琴酒法案」，反對製造酒精，「因為窮人無法奢侈地享用酒精。」但是，這項規定造成大量的人違法，並且終究無法抵擋合法製造與販賣酒精急速增加的風潮。

1745 年，一個倫敦的區長規定，「酒館老闆和酒商必須發誓，他們詛咒基督教神學中，關於耶穌的血肉，化身為聖餐中酒和麵包的教義。」

1762 年，Thomas Dover，一個英國的物理學家，引介了他的 diaphoretic 粉末處方，他自認為治療痛風的良方。隨即命名為「多佛氏粉末」，而這個成分，成為往後一百五十年中，最廣被使用的鴉片配方。

1785 年，Benjamin Rush 出版了他的「酒精對人體與心智之影響探索」；在其中，他指出，過度飲用蒸餾酒精是一種病態，他並且估計，在美國，每年約有至少四千人，死於酗酒。

1789 年，美國的康乃迪克州，Litchfield 首次出現戒酒俱樂部。

1790 年，Benjamin Rush 說服他在費城醫學院的同事，呈遞國會一份請願案，「國家應負起管制酒精使用的責任。」

1792 年，中國首次發佈禁止使用鴉片的法令。

1792 年，美國賓州西部的農夫，示威抗議聯邦對烈酒進行徵稅，而引發「威士忌叛亂」。華盛頓總統派遣強大武力鎮壓始告終。Samuel Taylor Coleridge 在鴉片的影響下，寫下了「忽必烈汗」(Kubla Khan) 一書。

1800 年，拿破崙的軍隊從埃及返回，將大麻引入了法國。巴黎的前衛派藝術家與作家，發展出了他們自己的大麻儀式，並且在 1844 年，建立了「Haschischins 俱樂部」。



1801年，在傑佛遜總統的建議之下，取消了聯邦對於酒精的管制。

1805年，一個日耳曼的化學家 F. W. Adams Serturmer，由鴉片中分離出嗎啡。

1826年，波士頓成立了「促進戒酒協會」，到了1833年，當地有六千個戒酒團體，超過了一百萬會員。

1839—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強迫中國輸入鴉片，而鴉片交易在中國是不合法的。

1840年，Benjamin Parsons 以及一些英格蘭的牧師指出：「…酒精是一種殘害人的東西。…在我所認識的人裡頭，那些有著每天喝酒的人，沒有不發瘋的。」Parsons 並列出四十二種，由酒精所引起的疾病，包括了腦炎、腺病、癲狂、水腫、腎臟炎、痛風等等。

1841年，Jacques J. Moreau 醫師，將大麻使用於精神病患者。

1844年，純古柯鹼被分離出來。

1845年，紐約州通過一項禁止公共場所販賣酒的法令。這項法令在1947年被廢止。

1847年，美國醫藥學會(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成立。

1852年，Susan B. Anthony 創立紐約州女子戒酒組織，這是第一個這一類由女性創辦、提供女性服務的團體。許多早期的女性主義者，像是 Elizabeth Cady Stanton、Lucretia Mott 與 Abby Kelly，都是強烈的禁酒主義者。

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國在法國的援助下，擴展了將鴉片輸入中國的勢力。

1862年，「國內稅收法」立法規定，每個零售販酒商，必須付二十元美金的執照費，並且，每桶啤酒必需支付一元的稅金，每加侖酒精的稅金則是二十分。

1864年，發現苯分子結構的科學家 Friedrich August Kekule 的助理 Adolf von Baeyer，年僅二十九歲，便合成了巴比妥酸，是最早的安眠藥、鎮靜劑。

1868年，George Wood 博士是賓州大學醫學教授，他描述了鴉片所具有之醫藥學上的效果如下：「腦中覺得充滿感，隨後，便感到相當放鬆與舒適，整個道德與知識的心靈，都感到提昇與擴展。我想，這是最主要的特徵。這個時候，對個人來說，他會覺得自己變成一個偉大的人。一般來說，酒精的作用較缺乏幻覺與想像。而除了上述情感與知識上的提昇感之外，還會覺得肌肉力量增強、行動能力、負荷疲乏的能力也會大量地增強。」

1869年，禁酒黨成立。一個激進的禁酒主義者 Gerrit Smith 指出，「非自願性的黑奴被解放了，但是，我們還有成千上萬自願的奴隸，仍然被綁著。被奴役黑奴的命運雖然乖舛，然而，和那些自願受酒精所奴役鎖綁的人相比，也許就不算什麼了。」

1874年，「基督教女性戒酒聯盟」在克里福蘭成立，1883年，該聯盟的成員 Frances Willard，創立了「世界基督教女性戒酒聯盟」。

## 六、它也能作紙嗎？和純潔與舒潔比呢？

可以，擦屁股的例外。大麻的纖維質（fiber）和紙漿質（pulp）都可以造紙，前者較粗糙、厚，後者與前者一樣耐用，但較柔軟、薄、適合日常生活使用，幾千年的中國就明白這點。今日的化學紙漿都是來自樹，其造成的環境問題無庸再提，特別是製造過程的所產生的酸性有毒物質，而大麻提供了一個無損環境安全的用紙機會，無須任何化學處理，不會產生酸毒物質，一樣可用幾世紀，更重要的是，經過化學處理的有酸紙，經過時日酸性物質會侵蝕紙漿，紙會變黃，而大麻不會。事實上，根據1916年美國農業部所做的研究，一公畝的大麻能生產四倍於相同面積森林的紙漿，而且還附贈衣服纖維。

## 七、它也可作燃料嗎和殼牌石油比呢？

大麻的莖幹可以產生或是處理成碳、甲苯、沼氣（甲烷）和石油，還有乙醇，即使是柴油引擎都可以使用純高壓處理過的大麻種子油。生物油的開發一直是科學家的夢想，它幾乎可以免除石油燃燒所產生的一氧化碳和溫室效應，美國本身就曾利用樹來燃燒取代煤發電，他們應該試試大麻（大麻的生物量（biomass）品質和量比起樹木來得好多了），澳洲有些研究者早已開始進行研究了。但問題還是一樣：種大麻是非法的，遑論取代石油了。

▲大麻膏不像熱巧克力？

## 八、大麻的醫學用途？

這是反毒與反反毒兩造戰爭的重點，老實說，兩方截至目前為止，都沒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科學研究。從歷史看來，大麻的醫學用途在青書上的記載不勝枚舉，關於大麻最早的記載是出現在西元前2737年，神農嚐百草時在，就發現大麻的效果，但最主要的還是拿來作衣服，西元220年，華陀將大麻與酒混合，作為外科手術的麻藥，頗具效果，這也開創了中國外科手術的先頁。在印度，大麻的使用一直與宗教、哲學有密切的關係，不但成為農業科學上重要的文化，也成為全國的廣泛癖好，bhang、charas(hashish，一種比marijuana藥效強五六倍的大麻品種)、ganja、happy plant都是印度人對大麻的暱稱，曾經研究印度神話的J. Campbell Oman曾指出：有趣的是，在印度哲學的追求常透過這種有效的麻藥去思索腦袋和身體的去處，所有的僧侶幾乎都有用大麻的習慣。而神學院的學生認為吸大麻比念經來的重要。按照現代一些科學的報告而言，大麻至少可以使用、治療下列的病徵：動脈硬化、癌症、氣喘、癱瘓症、青光眼、沮喪、癲癇症、皮硬化、失眠、AID（或AID治療）等。大麻有六十幾種化學物可以在醫學上使用，有的可以作為消毒殺菌劑、治療疱疹、阻止發炎。目前被廣泛使用的醫學治療是控制反胃和嘔吐，最重要的是，大麻可以使接受癌症治療與AIDS化學治療時所產生的反胃提供解毒，使其能正常進食。

## 九、聽說大麻含有400種化學物質？

沒錯，那又怎樣？咖啡有800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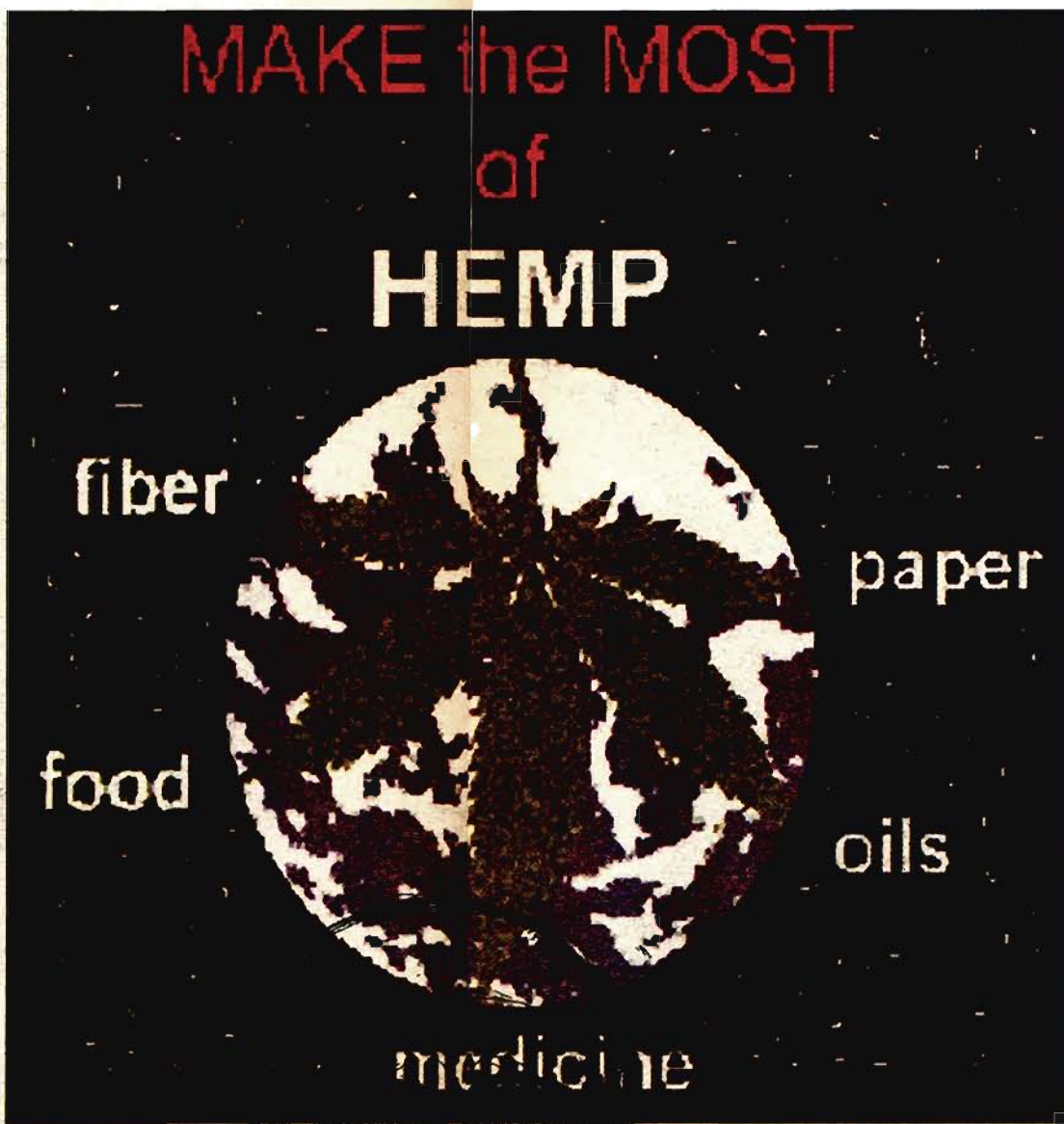
## 十、還有呢？還有呢？

因為大麻特有的纖維和油脂成分，大麻不但可以製成甲板，也可作成亮光漆和潤滑劑，法國的建築師也曾利用大麻做為砂石的結合劑，Isahanvre，還可以防熱及噪音。不但如此，大麻也具有發展生物性塑膠的潛力，在1930年代亨利福特先生就想過了，可惜的是，這樣鋼鐵與汽車工業會一蹶不振，所以不了了之。

（等會兒，再哈一根，整麼老問些五四三，重要的不問。）

## 十一、那麼，優點多多的大麻為何是「毒品」？

終於問到重點了。對不起，台灣無法作歷史分析，因為政策莫名其妙，但是對於台灣的文化母國作歷史分析，也許可以幫助我們認清事實如何。就以美國為例吧，在談大麻之前，我們必須先談談鴉片和古柯鹼。鴉片是種非常容易上癮的藥物，在世紀初曾經被中國人廣泛使用，至於細節，是我們熟知的另一個帝國主義的故事。清末民初時的第一波大移民，中國人將鴉片帶進新大陸，紓解在工作時的壓力、無聊、和極度剝削的勞動條件，靠著鴉片才將美國鐵路網架構完成的說法並不過分。因為中國勞動者時在太優秀了，他們賣力工作、任勞任怨，較之其它的勞動力



### 安全小指南

毒品致人於死的宣傳口號並不正確，多數用藥者只有過度興奮和藥力過後不適的問題。但若想避免問題，你應該有更多的常識。

1. 不要向生人購藥
2. 勿長時間多次連續服藥
3. 一次切勿用量太多
4. 生病或身體不適時勿用藥
5. 考試或最後期限前勿用藥，藥物不能幫你解決問題
6. 長期用藥者請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及體重
7. 如果你已30歲，用藥前請三思，用藥後你的健康可能一去不回
8. 勿注射，吸食法或吞服法較安全
9. 若非注射不可，切勿共用注射器，以避免AIDS
10. 已服下醫師處方藥物時，勿再使用興奮劑
11. 勿同時喝酒及使用興奮劑
12. 藥效發作期間勿運動或從事耗費體力的工作
13. 不要開車（請愛惜他人性命）
14. 若已覺不適，切勿再用
15. 用藥時所得的靈感請再三考慮後再付諸實行，因藥物會影響你的判斷力
16. 少量鎮靜劑可減輕藥物過量的不適，但切勿成為習慣

有更高的競爭性，在1929年第一次世界大恐慌之前，百萬的工作機會喪失，美國白人開始將自己的失業埋怨在中國人身上，種族情緒高漲（直到現在情況仍沒有改變）使得美國白人政府將鴉片與中國人污名化，以減輕自己競爭不過的事實。古柯鹼的故事雷同，只是這次的目標是非裔美人，美國白人以對付中國人的相同策略對付他們，只是種族主義的仇視更深，所有得政府宣傳都想要阻止非裔美人社區的發展和成功的機會，新聞媒體大肆渲染黑人使用古柯鹼造成的暴力犯罪事件，非裔美人被描繪成奴隸，使用古柯鹼後變成行無法控制的野獸、強壯的可以與四五個警察對打，藉著種族主義的資本化，美國政治實體開始禁止鴉片、然後是古柯鹼。

大麻則是下一個。為人熟知的在1898年美西戰爭中，墨西哥的傭兵們有吸食大麻的習慣，墨西哥軍人有一首歌讚大麻的歌曲：La cucaracha。大意是墨西哥士兵沒有大麻不肯向前衝。戰爭結束後，許多墨西哥士兵定居在美國的東南部，許多農場和工業城鎮提供了墨西哥人工機會，他們也較便宜。在第一次經濟大恐慌時，工作機會銳減使得墨西哥人變成美國政府的難題，如同中國人和非裔美人一樣。開始有政府官員說：根據統計，墨西哥人是犯罪潮的根源（事實上，白人犯罪的遠比墨西哥人多的多），許多洲開始立法禁止吸食或持有大麻。這時故事開始變得複雜，因為同時，酒也變成違禁品。這個世界流通最廣泛的毒品開始進入黑市交易，私下交易的犯罪事件層出不窮（台灣人可以看看電影「棉花俱樂部」），組織化的暴力集團開始變成美國固有機構之一，而高濃度的酒精取代了啤酒和水果酒的地位（好玩罷）。為了制衡隨著禁酒令而來的暴力事件，警察組織迅速膨脹，美國政府甚至動用的軍隊作為防止暴力的後援，造成今天仍然有許多軍隊接掌了酒的生產。在禁酒令解除之後，失業的警察變成最嚴重的社會問題。

在禁酒時代，當警察是爽呆了的一件事，不會降薪、有法令靠背可以顯指氣使、收不完的紅包、拿槍當老大黑白兩道通吃，警察當然不願好時光就此消逝，時值美國成立麻醉和危險藥品立法局（Federal Bureau of Narcotics and Dangerous Drugs），Harry J. Aslinger 被任命為頭頭，這傢伙極度厭恨爵士樂和黑人音樂，他雇用了一大批「麻醉官員」們，大肆宣揚大麻的缺點，巡迴各學校發表演說，這也就是著名的第一次瘋狂大麻運動（Reefer Madness movement）（這個名字來自公共衛生團體所拍的一部電影之名，內容敘述墨西哥人吸食大麻的精神恍惚、不努力工作，而且許多變成神經病，reefer在英文俚語裡就是大麻，原本指的是墨西哥軍人所穿的有兩鈕鈕扣的軍襯衫）。當然，在禁酒令解除之後，他們必須強調警察的工作有多重要，總要一個理由，於是大麻自然而然地變成目標。事實上，在1937年大麻稅法（Marijuana Tax Act）施行之前，肯德基還有美國最大的大麻工業生產衣服和帆布，此法一過，等於扼殺了所有大麻的經濟和醫學用途，加上媒體兩面鋒刃的宣傳，一面是不斷誇大大麻對於社會的毒害，一方面又宣傳一些用藥的神蹟與good trip，使得大麻有了極高的知名度，社會大眾為之瘋狂，不知如何是好。當時的一本雜誌Popular Mechanics還預測大麻將會成為美國的數額來源之一，這個專題剛好在大麻稅法施行後的兩個月出刊。可見這個法案之匆促。

此法規定，所有的大麻進口、流通，每盎司必須繳交一美元的稅金，沒有執照的買賣將被視為違法，可判刑10—40年監禁。由於賦稅甚重，青年們又趨之若鶩，大麻從每盎司的兩美元升到350元。黑市交易如同禁酒時期般的猖獗了起來。

1882年，美國法律規定，在公立學校中，必須有關於酒精的必修課程。1886年，國會在哥倫比亞特區，執行這項命令，並且包括了軍校在內。1990年之前，所有的州都制訂了類似的法律。

1883年，一個日耳曼軍醫Theodor Aschenbrandt博士，從Merck藥廠，穩定地提供純古柯鹼，給巴伐利亞軍事演習中的士兵，他並指出，古柯鹼對於增強士兵們承受疲乏的能力多所裨益。

1884年，佛洛依德在他自己感到沮喪時，服用古柯鹼，他並指出感覺到「令人興奮、並且持續地有幸福感，和一般健康的人所感受到的一般的幸福感，並無二致。…你可以感知到一種自我控制、以及對工作更有活力，…換句話說，你變得更正常，而這也令人難以相信，你是在一個服用藥物的狀態下。」

1844年，美國紐約州，立法強制在公立學校中，教授反酒精的課程。翌年，賓州通過同樣法令，而接下來的幾年裡，其他各州也陸續跟進。

1885年，皇家學院對於鴉片的報告指出，鴉片就像西方的烈酒一樣，沒有什麼好懼怕或是痛惡的。

1889年，馬里蘭州巴爾迪摩市的約翰霍普金斯醫院成立。其中一個著名的創辦人Williams Stewart Halsted博士，是個有嗎啡癮的人。直到1922年，他過世之前，他許多著名的成功外科手術中，一直持續大劑量地使用嗎啡。

1894年，一項由英國政府資助，共有七巨冊，超過三千頁的印度大麻研究報告指出，「沒有任何充分的證據指出，適度地使用這些藥物，會導致任何心神與道德上的傷害。適度地使用大麻，就像酒精一樣，不至於過度。一般來說，適量地使用大麻的產品，就像是飲用威士忌一樣。」

1894年，Norman Kerr，一個英國的外科醫生，研究「嗜酒癖」指出，「酗酒一般來說，被認為是一種罪惡。不過，現在學界有一種新的共識認為，有習慣性或是持續性地嗜酒，是一種病態的徵候。這樣的人，沒有辦法抵抗酒精，就好像患瘧疾的人，會不由自主地打顫。」

1898年，日耳曼合成了海洛英。

1903年，可曰可樂的配方改變，咖啡因取代了古柯鹼，一直到現在。

1904年，國際改革組織的主席Charles Lyman，向美國總統陳情，「請美國不要在強迫將鴉片輸入中國……我們不需要評述中國禁止販賣鴉片做為一種藥品，直到1840年，之後，英國鴉片戰爭，強迫中國允許了鴉片的買賣。」

1905年，美國參議員Henry Blair，寫信給Wilbur F. Crafts時指出，「戒酒運動必須包括所有足以產生不自然嗜好的有毒物質，而在國際上普遍禁止使用，則是我們的目標。」

1906年，第一個「純粹食物藥物法」(Pure Food and Drug Act)通過立法，在這些立法通過之前，人們可以在商店裡，或是郵購購得的藥品包括，嗎啡、古柯鹼、海洛英。

1906年，Squibb's Materia 藥物手冊，將海洛英列為「極具有醫療價值」是一種溫和的止痛劑，並且可以做為嗎啡的替代品，幫助嗎啡患者戒除毒癮。



1909年，美禁止輸入食用鴉片。

1910年，Wright博士，參考了美國早期，一些從事反對麻醉藥品法律工作者的經驗指出，有些工程承包商會給黑人服用古柯鹼，以便他們能夠負擔更多的工作。

1912年，「世紀」雜誌的一個作者指出：「煙草，特別是以香菸的形式出現，與酒精、鴉片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嗎啡是酒精濫用之後的必然結果，而酒精則是吸煙過量之後的必然結果。香菸、飲酒與鴉片，是一連串相連結的邏輯過程。」同時，一個外科醫生也警告說：「再也沒有比香菸更傷害人體的靈魂、心智與道德的了。與香菸的對抗，便是一種為人類文明而戰。」

1912年，在海牙，舉辦第一次的國際鴉片會議，並提出管制鴉片貿易的各種不同國際標準。接下來，在1913與1914年，也分別舉行了兩次國際鴉片會議。

1912年，phenobarbital（一種安眠藥），在商業貿易之下，被引進使用於診療上。

1913年，通過憲法第十六條的修正案，賦予聯邦開徵所得稅的法定權力。再1870到1915年間，美國的國內稅收，有一半到三分之二，是從烈酒所繳納的稅收而來的。本世紀初之後，每年大約是二億美金左右。

1914年，Williams博士引用了Kochs博士的研究指出：「大部分美國南方白種女性所受到的攻擊，乃是導因於黑人的大腦，被古柯鹼所殘害之後，造成的瘋癲，所帶來的結果。」他並下結論指出：「黑人吸食古柯鹼的問題，現在成為美國南方的一個重大威脅。」

1914年，「哈瑞生法案」通過立法，限制鴉片，以及鴉片的衍生物，古柯鹼的販賣。

1914年，阿拉巴馬州國會議員Hobson，力促一項憲法的修正案，他宣稱「烈酒的確造成黑人的粗暴行為，並造成他們不自然地犯罪。烈酒，對於白人也帶來同樣的效果。」黑人也加入了對抗酒精的行列。

1916年，「美國藥學手冊」，將威士忌與白蘭地，從藥物的名單上除名。四年之後，美國外科醫生開始以一些以往醫生從來沒有開列的方式，將這些「藥物」列入處方之中。

1917年，美國藥學會主席支持全國性的禁酒運動。而學會的委員會通過一些決議指出：「通過美國藥學會反對將烈酒做為一種飲料；並且進一步地，通過不鼓勵以酒精做為一種治療上的藥物。」在1928年之前，估計外科醫生每年有四千萬人，會在處方中列入威士忌。

1917年，美國藥學會通過一項討論決議，宣佈「性方面的禁欲，是對健康有益，並且能夠避免性病感染。」控制梅毒的方法之一，便是控制酒精。海軍的秘書長禁止海軍航行出海之後，發避孕藥給水手；而國會通過法律訂定，在軍營附近，必須要設立「乾燥與莊重的地區」(dry and decent zones)。「許多酒吧很善於賣酒給穿制服的人，只有在康妮島，軍人與水手可以換上泳裝、喝酒，並且不會被旁邊走過的愛國者行注目禮的騷擾。」

1918年，「反沙龍聯盟」提出呼籲，「烈酒的輸入，是非美國的，德國的，製造犯罪、浪費食物、殘害青年、破壞家庭，並且叛國不忠的。」



十二、等等，你要我相信美國不會想到一個更好的方法，禁止 marijuana 而准許 cannabis 進行工業生產？而要將金母雞丟到海裡？

事情當然沒有這麼簡單。這時，化學紙由都朋化學公司 (Dupont Chemicals) 發明出來，而這樣上百億的紙業交易正與擁有多家公司與報紙的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洽談。Hearst 為了登上報業鉅子的王位，當然要確保便宜紙價的來源，不允許有任何競爭對手，大麻紙業會破壞他整個計畫。大麻稅法就是他們所做的，商業體系牽引著政府對於種族情緒的仇視，加上反

大麻的修辭不斷生產蔓延，大麻就這樣被禁了。這樣你知道了嗎？在1930年代，競爭的對手很多，而都朋化學公司最主要的資助者銀行家 Andrew Mellon，沒錯，前面那個在 FBND 任職的傢伙就是他的女婿，這樣你知道原因了嗎？美國醫藥學會甚至在此法施行的前兩個禮拜才聽說此法，甚至派了代表去反對禁止大麻。但時，為時已晚。當時的許多美國人並不知道 cannabis hemp 和 marijuana 同一種東西，所以沒有什麼反對的聲浪，一部份的原因是 marijuana 的污名已久，而且和 hemp 似乎完全不相干，沒有人會將來自墨西哥的毒物和綁鞋子的東東聯想在一塊，況且化學纖維已經發明出來，少有人對於自然纖維有興趣，如今 hemp 常被誤用來指稱所謂的黃麻 (jute)。

這個消毒的機制不可說不厲害，直到197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的瘋狂大麻運動中，hemp 這個字完全從美國的教科書裡刪除，Smithsonian 博物館的館長回答一些積極反對大麻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的人士說：「孩子們無須知道 hemp 是何物，那使他們混淆。」有人甚至翻出美國政府所拍的一片紀錄片「勝利大麻」(Hemp for Victory)，證明在此法通過之後的二次世界大戰中，美軍政府為了戰線的物資供給，在肯德基與加州進行大麻農場的計畫。

十三、大麻藥效何在的？

被人傳頌的 good trip (用藥之後進入的奇幻旅行) 與指責的 bad trip (常常無效、除了記憶力減退、行動遲緩、想睡覺外別無神效) 相當，可見它是多麼和平的一種植物。本人在這裡不便多說，但簡短而言：它會增進你的聽覺敏感，使得單喇叭的收音機產生立體身的效果 (這也是許多音樂界人士嗜此不疲的原因)、心平氣和、想睡覺、暫時性的記憶減退、厭惡暴力，而且不會宿醉。抽多了傷喉嚨，對肺部有一定的影響 (如同菸一般)，吃的會比吸對身體好很多，主要因為對於呼吸道的傷害。



顯微鏡下的大麻葉多麼俏皮

十四、會上癮嗎？會傷害大腦？會減損記憶力嗎？有人因為抽大麻而死亡嗎？

大麻含的 THC 成分一般說來與人體的代謝物相差無幾，容易排泄，不會累積在人體之中，所以不會傷害大腦與長期記憶力。一般來說，大麻屬於心智上癮 (physically addictive)，上癮與否如同你吸菸一般。有人因大麻而死亡嗎？NEVER。混了其他藥物不保證。事實上，每年吸煙死亡的人口是所有毒品死亡的總和。

## INHALE

at the Great Midwest  
Marijuana Harvest Festival



It's not just for paper, fuel, and fiber anymore!  
**Saturday, Sept. 26, Madison WI**  
assemble 11 AM Library mall, 2 PM parade to State Capitol  
Films: NORML 911 Williamson St. Madison WI 53703  
Info: (608)-257-HEMP. Vendors please call ahead.

大麻豐收的海報上面寫道：不僅為了紙、油和纖維而已。

十五、煙和大麻何種較毒？

你或許聽過這樣的傳言：「一根大麻等於十支香菸」，那是不正確的。正確來說，大麻較之菸葉含有更多的焦油，但不含尼古丁。低焦油的香菸引起的癌症不會比較少，這意味著什麼你該知道。醫學證明吸任何東西對肺都是有害的，不是直接引發疾病，而是有機會感染，正如我前所說的，吃得也許比較的安全。



有種說法挺流行的：吸食大麻會引你進入海洛因和安非他命的世界，這種「門檻理論」是反毒藝術家的宣傳，特別是在 1970 年代的美國，搞不好是 CIA 爲了替越戰後海洛因人口增加找替死鬼。另外一種門檻理論用證據指出許多用重藥者都是從大麻開始，而且重藥使用者也多半同時抽大麻。這個結果也可如此解釋：一方面大麻可以有些其他藥物的副作用，一方面正因爲大麻是非法的，透過黑市交易人們更有機會接觸到其他毒品，如果大麻是合法的，市場自然會分開，人們就少有機會接觸到其他的禁藥。還有一種疑似社會學理論的門檻理論，指證大麻就是毒品次文化的根源，也是將其他藥物帶入次文化的原因，這樣的說法完全可以反過來說：大麻並沒有創造毒品次文化，而是毒品次文化使用大麻，有許多大麻使用者並不是次文化的成員。

不會。大麻對男性精子與女性賀爾蒙有影響，但至今沒有醫學科學上的明確證據，至少沒人用大麻來作家庭計畫。況且如果是真的，也未必不是好事。

在台灣吸食安非他命違法，你有看過任何介紹安非他命的文字嗎？除了骷髏頭和麻面所流淚癢巴巴的小男孩外，就是學校學生健康身體的歌聲和一群「飛揚」(high-up)的青春少年。官方說法是：違法，因為你不能用它，你不能用它因為它是違法的，而且它是違法的所以你不能用它，你不應該用它，因為它是違法的，因為它是違法的，所以你更不應該用它。衛道人士說：你沒看見嗎？那傢伙就是吸毒變成這樣，全是神經病、黑社會、不良份子、放牛班，他們幹所有的事情，聽聽我的建議吧，注意點，他們看上你把你帶走了，人們沒有好理由不會立法的。黑道說：你想搶我的飯碗嗎？警察說：你想讓我失業嗎？總統，嗯，忙著選舉。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療蛋。



### ▲亞歷桑納州的大麻印花稅票

你較希望孩子多在暗街裡與人交易，還是光明正大等到成年去 Seven-11 買條大麻菸？你必須知道完整的資訊才足以讓你判斷。

荷蘭囉！另外，去年十一月一日，美國的亞歷桑那州大法官曾判下一個讓全美年輕人都興奮的的案例：有執照而持有大麻者，不算違法。案例發生在一個名為 Pete Wilsonen 身上，它是反反毒的積極組織自由戰士（Freedom Fighter）的領導，他因持有大麻被捕。他在法庭上反駁說：他已經付了大麻稅（在亞歷桑那，每盎司要付十美元），並且持有國稅局所發的管制藥物執照，他不應該被起訴，法官 Barclay 裁定賦稅已經是象徵性的懲罰了，不能以相同的行為起訴一個人兩次。亞歷桑那州是美國有明確的大麻稅率的州之一，但卻是嚴格執行的唯一——州，根據 1983 年新修訂的 Luxury Tax Act 法案，此法案包括酒、菸葉、大麻和其他的管制性物品，法案規定任何交易都必須繳交大麻稅，無論他們是否被起訴罪刑。國稅局的說法是：法律所保護的執照並沒有對任何違法行為有豁免權，顯然 Barclay 不同意這樣的看法。看來，煙縣之內，只要繳交了大麻稅，大麻就是合法的了。

不要害我。

囉嚕-----，看看網路上以 .alt. 開頭的各樣藥物討論區吧，特別是他們的 FAQ。另外，因為我常讀破週報。

1919年，憲法第十八條修正案（禁酒案），增修入美國憲法。這個修正案在1933年撤銷，同一年，暴力犯罪下降了三分之二，並且直到二次大戰之後，從未回到同樣的水準。

1920年，美國農業部發行的小冊子說明，種植大麻是一種收益極高的行業。

1920 - 33 年，在美國禁止使用酒精。單在 1932 年，便有大約四萬五千人，因為酒精事件入獄。在 Volsted 法案施行的前十一年，有 17971 人被任命到禁酒局。11982 人，在不損及權益地離職了，而有 1604 人，因為受賄、勒索、偷竊、塗改檔案、共謀、偽造文書、作偽證等被解雇。

1921年，美國財政部發出訓令，可以在哈瑞生法案所許可的範圍之下，對毒癮者提供治療。而在紐約的 Syracuse，麻醉藥診所的醫生宣稱，他們治療了百分之九十的病患。

1921年，有十四個州將香菸視為非法，此外尚有九十八個反煙法案在二十八個州內進行審議。女學生若吸煙則會被勒令退學。

1921年，美國醫藥學會評議委員會，拒絕確認該學會在1917年所通過的一項關於酒精的決議。在Volsted法案通過後的前六個月，共計有超過一萬五千個外科醫生及五萬七千個藥商、藥廠，申請販賣及開立處方的執照。

1921年，美國一學會麻醉藥品委員會成員 Prentice 博士指出，「公眾認為藥物濫用的罪行，同時在醫藥界與其他刊物中，持續而有意地宣揚著。而一些自命為專家的人，也整理文獻來宣稱藥物濫用是一種『病態』。」

1924年，美國禁止海洛英的製造。

1925年，Schless說：「我相信，今天大多數的毒癮者，是來自於哈瑞生反麻醉藥品法案，因為這個法案規定，沒有醫生的處方之下，不能夠購買麻醉藥劑。這些違法的人，可以從毒販那裡，獲得海洛英做禮物，換句話說，哈瑞生法案造就了販毒者，販毒者造就了毒癮者。」

1928年，爲了紀念麻醉藥品教育二週年，在一個名爲「人類對抗死敵」的全國性廣播節目中，Hobson宣稱，「假設若有人宣稱，在我們之中，有一百萬人以上是癲癇病人，這個消息將是多麼地震撼。但是，毒癮卻比癲癇病更不容易痊癒，而患者的處境也更慘。大多數的搶案、殘酷的謀殺、以及其他類似的暴力犯罪行爲，主要都是毒癮犯所造成的。而這些課題，是我們的文明、以及世界的未來，所都必須要面對的。」

1928年，據估計，在德國，每一百個外科醫生中，就有一個人是濫用嗎啡者，平均一天使用零點一公克以上的嗎啡。

1929年，在酒精工業中，大約有十分之一會被變成私酒。在一百萬個美國人中，每年大約有四十人，死於飲用私酒，主要原因是因爲甲基藍中毒。

1930年，「黏邦麻藥品局」成立。許多成員，包括其第一任的主席 Anslinger，都是先前禁酒運動的重要人物。

1935年，「美國藥物組織」通過認定「酒癮中毒癥也是一種病患。」

1936年，組成「泛美洲咖啡局」，以促進美洲國家對於咖啡的飲用。在美國，從1938到1941年間，咖啡的消費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從1914年到1938年，消費量也是增加百分之二十。

1937年，在大麻檢法案提出之前不久，委員會主席 Anslinger 指出：「每年有多少謀殺、自殺、搶劫、犯罪行為、強盜的暴行，是由大麻所導致？特別是那些年輕人？」



1937年，通過「大麻稅法」。

1938年，自從1914年的哈瑞生法案通過後，二萬五千的外科醫生以使用麻醉藥品被起訴，其中的三千人被判刑。

1938年，Hoffman博士，一個在瑞士山多士實驗室的化學家，合成出LSD。五年之後，他愚笨地以自己為實驗品，並且觀察LSD所帶來的效應。

1941年，蔣介石下令全面壓制罌粟花。法令規定，任何種植罌粟花、製造鴉片或是販賣者，判處死刑。

1943年，編輯「軍醫」一書的Phalen中校，在他的編者前言「大麻妖怪」一文中指出，「吸食大麻的葉子、種子與花朵，要比抽香菸更傷害人體。……希望，這要命的妖魔，不要出現在軍隊之中。」

1946年，根據某些統計，在中國，約有四千萬的鴉片吸食人口。

1951年，根據美國統計，世界上大約有二十億大麻的使用者，最大宗的地方是印度、埃及、北非、墨西哥，以及美國。

1951年，二萬磅的鴉片，三千磅的海洛英，以及不同的鴉片吸食器材，在中國廣東被公開地燒毀。三十七個鴉片吸食者，則在中國西南被處死。

1954年，五分之四的法國人質疑對酒的管理，並且宣稱「酒有益身體健康」。四分之一的人認為，酒是「不可或缺的」。據估計，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法國選民是靠生產或是販賣酒為生的。

1955年，伊朗國王禁止種植與使用鴉片，而鴉片的使用在這個國家裡，已經有數千年的歷史了。這個禁令引發嚴重的黑市鴉片交易；1969年，這個禁令被取消。鴉片的種植則在國家的管理之下，有十一萬人，成為註冊許可的使用者，而能夠從外科醫生與藥房，取得鴉片的使用。

1956年，美國「麻醉藥品管制法案」通過；其中規定，如果陪審團提出的話，對於販賣海洛英給十八歲以下的青少年，最高可以判處死刑。

1958年，在義大利的可耕種土地面積中，有十分之一種植葡萄，有兩百萬人，靠生產或販賣酒為生。

1960年，美國對「美國麻醉藥品委員會」所提出的年度報告指出，「全美國有44906個毒癮者」。

1961年，聯合國批准成立「1961年三月召開麻醉藥品單一會議」。所有簽約國所必須擔負的義務如下：「第四十二條，查獲的藥物濫用者，若以這項法律被起訴者，則必須被主管機關移送戒護單位。這項規定同樣適用於治療戒護所中的毒癮者與酒精中毒者。」

1963年，香菸銷售達到八十億元，其中的三十三億元成為聯邦、州與地方的稅收。一份香菸業的新聞稿，驕傲地說著：「除了錢以外，香菸是最常通過結帳櫃檯的一項產品。」

1964年，紐約時報的一篇社論，呼籲人們注意到一個事實：「政府一

直是煙草業最大的促銷者。在上一個會計年度裡，農業部為了支持煙草價格，虧損一千六百萬，並且，為了補貼1964年的穀物價格，可能要虧損更多。同時，「和平食物計畫」則正將一些剩餘的煙草，輸向外國。」

1966年，參議員Magnuson提出一個公共計畫，由農業部所贊助，補貼「嘗試增加海外的香菸消費量者。……由農業部以二十一萬美金，補貼在日本、泰國、奧地利所出現的香菸廣告。」農業部發言人則回應，「這兩個計畫，正準備在國會授權之下，擴展美國農產品，在海外的市場。」

1966年，國會立法通過「麻醉藥癮者更生法案」，開啓了聯邦政府對於毒癮者問題的關注。

1966年，紐澤西麻醉藥品研究委員會主席Sandman指出，「LSD是這個國家目前所面臨最大的威脅，這是比越戰還要恐怖的。」

1967年，紐約州「麻醉藥癮管制計畫」開始施行。估計在三年之內，預計花費四億美元，並被洛克斐勒政府稱為「一場無止境戰爭的開始。……」

1967年，美國的煙草工業，在廣告的預算上，大約花了二億五千萬元。

1968年，美國煙草工業的生產毛額是八十億美元。美國人抽了五千四百四十四億支香菸。

1968年，加拿大購買了三十億顆的阿司匹靈，五千六百萬標準劑量的安非他命，以及大約生產或進口五百五十六標準劑量的巴比妥酸鹽。

1968年，所有由英國國家衛生處所寫出的處方裡，有百分之六至七的比例，都包含了巴比妥酸鹽；也就是說，據此估計，約有五十萬的英國

人，是巴比妥酸鹽的慣服用者。

1968年，布魯克林的法官，指控紐約市毒癮戒除機構，在已退休之Ramirez博士的帶領下，根本就是一個空殼子，因為「根本從來沒有一個吸毒者，經此戒癮成功。」

1969年，美國化學藥品的生產情況與其價值：「巴比妥酸鹽，八十萬磅，兩百五十萬元；阿司匹靈，三千七百萬磅，價值一億七千萬美金；水楊酸，一千三百萬磅，價值一千三百萬；鎮靜劑，一百萬五千磅，價值七百萬美金。」

1969年，六千個紐澤西州，克利福頓中學學生的家長，連署致函教育當局，要求他們准許進行鼠尾草的測試，已確定他們自己的孩子，是否吸食了大麻。

1970年，諾貝爾藥物藥理學得主Albert Szent-Gyorgyi博士，當被問及如果他現在還是二十歲的話，他會選擇做什麼時，他說：「我會和我的同學一起，抵抗整個世界。研究和做學問有什麼意義嗎？通姦，至少還是件好事。除此之外還能做什麼？以通姦和嗜藥，來抵抗現在這些統治著世界的白癡。」

1971年，尼克森總統宣佈，「美國首要的大眾公敵便是藥物濫用。」消息傳達至國會，總統呼籲能夠立法制訂設立一個防制藥物濫用的特別行動機構。

1972年，1971年的六月三十日，土耳其總統塞內下令，1972年的秋天以後，開始全面禁止境內所有的罌粟種植與鴉片的生產。

1972年，美國司法部長特別助理指出：「1960年代，麻醉與危險藥品管理局估計，我們大約有五萬五千人的毒癮者。但是現在，預計超過了五

十六萬人。」

1972年，「麻醉與危險藥品管理局」提出限制巴比妥酸鹽的使用，理由是「這些藥物比海洛英更為危險。」

1972年，國會投票一千三百六十六比零的壓倒性比數，通過了聯邦政府以十億美元的三年計畫，來打擊國內的藥物濫用問題。

1972年，在布諾克斯(Bronx)的勒戒所裡，一共有780個病患，大約有四百人必須服用鎮靜劑。而戒護所的一位官員指出，「這些戒毒者，如果不服用鎮靜劑的話，應該會比較好，因為他們會變得開始依賴這些鎮靜劑。而當他們因此上癮之後，當他們拿不到鎮靜劑時，便會採取各種手段。因此，這些鎮靜劑並不是讓他們變得安靜，而是使我們的工作變得更加困難。」

1972年，在英國，藥房裡的海洛英，每六十毫克約要四分錢美金。在美國，街上的叫價是每毫克五毛錢。

1973年，一個全國性的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百分之六十七的成人受訪者表示，支持紐約州長Nelson Rockefeller的提案，將所有的毒販都將終生監禁，並且不得假釋。」

1973年，美國大麻與藥物濫用全國委員會的執行長Sonnenreich指出，「以前，我們花費大約六千六百萬美元，來處理聯邦政府所面對的整個藥物濫用的問題。今年，卻必須花費七億九千六百萬美元，同時，預算估計，我們可能很快就會超出十億元大關。」

1972年，依據尼克森的命令，所有從墨西哥入境者，皆必須接受檢查。造成人們大排長龍，但卻沒有抓到任何販毒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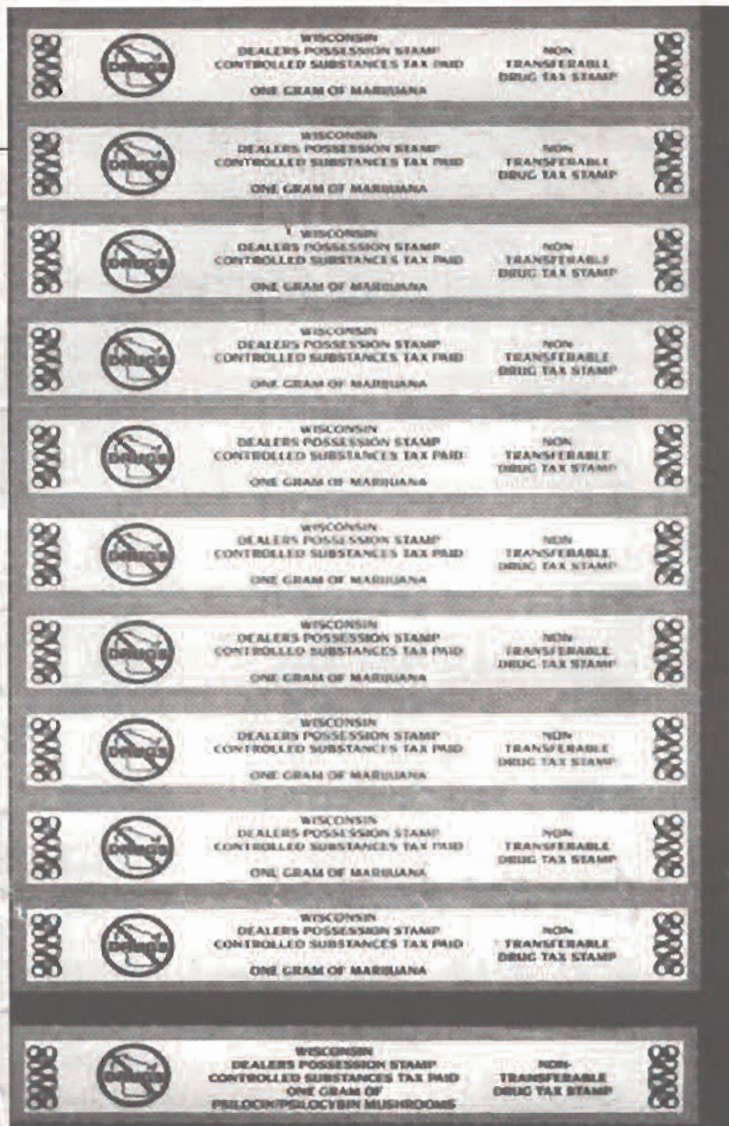
1977年，紐約酒吧協會的聯合委員會總結指出，全國最為嚴苛的洛克斐勒藥物法，並無助於減少違禁藥物的使用，反而是阻礙了司法體系的作業。

1981年，國會修正禁止軍隊執行民法的規定，如此一來，則軍方便可以派遣偵測飛機與船艦，做為偵察毒品所用。

1984年，美國在墨西哥的農場裡，一舉破獲一萬磅的大麻。這次的捕獲行動，是在Chihuahua州，一個孤立地區的五座農場裡，估計在1982年，美國的大麻消費量，約有百分之七十的成長，達到一萬三至一萬四公噸。此外，這次所搜獲的大麻，約是墨西哥官方統計一千三百噸的八倍左右。

1985年，五角大廈花費了四千萬美元偵察沒入毒品，在1990年之前，主計部門將會指出，軍隊對於毒品流入的問題，已經發揮不了任何看得見的作用了。

1986年，其黨頭子葉爾欽說，莫斯科的學校體系，現在已經充斥著吸毒、酗酒與收賄，他並指出，吸毒已經變成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在莫斯科，已經有3700個登記有案的吸毒者。



▲美國威斯康辛州的大麻稅印花票



# 三八 女聲



▼三月八日

抗議國家考試、人才任用歧視女性，女學會憤而火燒考試院！中共什麼時候不演習，偏挑婦女節試射飛彈，這威脅台灣安全的巨大陽物，女學會一併燒了！（圖／丘德真）

▲三月七日

踩過貞操、認命、無償勞動的父權機制，十八個婦女團體組成的「女人100行動聯盟」乘著好自在的翅膀，飛越總統府抗議父權，加盟的「同志空間行動陣線」，於遊行終點新公園演出行動劇，要求保障同志婚姻、情慾權。（圖／丘德真）



／李宜昌  
權益要求似乎少了些。（圖）可惜「婦女國民」對自己的反戰、反侵略、要和平，民進黨婦女展會遊行，訴求「



◀三月十日

婦女新知基金會募款餐會，「琉璃工房」楊惠珊、原住民藝術家程代勒捐贈心愛作品義賣。經濟不景氣，「豪爽女人」何春蕓與「北市新聞局長」羅文嘉只得同台「賣唱」！（圖／王敏為）



「果然真的「女人比較不方便」體檢台大廁所的結果，設計不符女性需求，並公演出行動劇，抗議廁所設台大學生會在校門口大廣場



◀三月八日

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晚晴協會、觀音線協會喬遷之喜，共駐永樂市場的台北市婦女服務中心。台北市長陳水扁兒現了「提供婦女團體空間」支票的九分之一，其他的九分之八，可別跳票囉！（圖／韓仕賢）



# 失焦的女人100？

文／李安妮  
攝影／丘德真

三八婦女節被官方無理地取消了，女人們對這個屬於自己的節日依舊堅持。

三月七日，「女人100行動聯盟」帶著女人的貼身好友——衛生棉，直驅總統府廣場前表達女人的需求，抗議國家對女性權益的漠視。

十八個團體，一百四十個訴求，分別代表不同女人的困境與需要，工作的家庭的教育的空間的性取向的情慾的……，而當這些加盟團體平日經營的議題化作衛生棉被擲像總統府，我們看到了，許許多多的女人在空中飛，打破社會禁忌下的沈默，張開雙手，大聲地說：「是的！我要！」

眾女喧嘩，聲音凝結成《女人100婦女公約》，她們呼籲四組總統候選人「學習做個貼近女人的總統」，並希望候選人們簽署公約，作為日後實現女性政策的允諾。林洋港、彭明敏簽署了部份公約，陳履安僅以短箋回應，李登輝還是要女人「妳等會兒」；沒有聽見或假裝聽不見，國家元首預備隊男性沙文不變。



▲在差異中，我們學會彼此尊重。

百花齊放，固然沒有豔冠群芳的花后壓掩她人的美麗，但多少也因為缺乏焦點而顯得面貌模糊；媒體對百項議題的討論是缺乏的，有人認為運動因此無法集中火力，元首後備隊則說公約內容層次太低、太過瑣碎，超過總統可以處理的範圍。

面對這樣的質疑，「女人100行動聯盟」發言人、粉領聯盟總幹事周佳君首先回

問後備隊：「什麼才叫做高層次、不瑣碎？」是啊！這些看不起柴米油鹽醬醋茶的「貓狗小事」的「偉人」們，難道真能「神聖」到不吃喝拉撒睡？！

「沒有一個團體有權力擠壓其他團體的訴求」，周佳君說，「不同女人的需求無法化約成簡單的、宣示性的若干項，因此，這次的遊行並沒有凸顯任何議題；雖然《婦女公約》裡一百四十項公約，不是每條都與總統的職權有關，但同時也是對社會大眾及團體內部成員的呼聲與再教育。」

雖然遊行的訴求焦點有點模糊，但重要的是，「在加盟、合作的過程中，不同的婦女團體互相看見、互相學習、互相尊重」，對彼此差異性的包容，是周佳君覺得最可貴的地方。

不過，很可惜的，由於籌備時間的不足，許多在議題上的差異並未被充分而細緻地討論，現就讀於文化大學的全女聯成員劉思帆即指出，全女聯所訴求的「修改刑法中與十四歲以下少女發生性行為以強姦或準強姦論的法條，使青少年情慾能夠自主」，在表面上就似乎與勵馨基金會長期所關心的雛妓問題有所抵觸，雖然經過溝通後，彼此都能接受並呈的方式，但卻未作更進一步的討論。

在尊重差異與相互包容之外，不願具名的年輕婦運工作者「小百合」認為，應該用更嚴肅的態度面對各團體間的差異與矛盾（譬如，中上階層的女人可能反對贊成女工團體所提的部份訴求等），營造能夠彼此坦然對話的空間，而不是只在形式上表現內部民主，一味維持「女性一體」的表象和諧，「面對某些女性議題逐漸被社會接納、甚至為官方收編的情況，我們應該在理論、運動方向、策略等各層面，辯研出較能改變現存社會結構的運動路線。」

以《婦女公約》為例，「小百合」表示，「其實婦女團體間政治立場的歧異存在已久，每次遇上選舉或政治動員時，「女人連線」的基礎就會變得很動搖，但一直很少人願意去正視、處理這個矛盾」；同樣的矛盾展現在，面對四組總統候選人對女性權益的漠視，卻未能在「女人100」的遊行中繼續追擊，「然而，政治與父權結構是息息相關的，我們又怎能不去面對、挑戰它呢？」

「現階段要統整婦女團體，在總統的層次提出共同議題，有現實上的困難，而且容易造成運動上的分裂」，女工團結生產線莊妙慈說，「雖然婦運與政治（政黨）的關係，可能因為各婦女團體代表的結合

不同政黨參選，而有提早檯面化的可能，不過，目前最重要的，仍是各團體各自在自己的領域經營，培養運動實力。」

就培養組織實力而言，世代交替，可能是這次的「女人100」行動最大的意義。重要的工作幹部大多由年輕一代的婦運工作者擔任，這提供了人才培訓、磨練的機會。加盟團體「免槽隊」成員廖英凡指出，「參與工作籌備的學生，學習到如何拿麥克風在街頭演講、策畫活動等能力，這些組訓的經驗是最大的收穫」；劉思帆也說，「從只會單純地對不利於女生的事物憤怒，到面對群眾說出自己的想法，對許多女生而言，可說是進了一大步。」

新一代的運動者如何走出自己的路？這是晚晴協會幹事陳靜雲最關心的問題，她認為，「除了站在前人的基礎上繼續前進外，我們也應該同時理解、檢討上一階段的婦運，以作為未來走向的參考。」

相較於前二年的「民法親屬篇萬人連署」、「反單身、禁孕條款」，今年婦女節的「女人100」遊行人數少了許多，十八個團體，卻不到兩百個人參加。雖然特殊的社會處境使得女人本來就難動員，但動員力的萎縮，難免讓一些有心人感到擔憂。對此，周佳君、莊妙慈、陳靜雲的看法一致：「婦運的草根組織需要加強。」

找出有利於基層組織的議題路線和運動方式，是各團體都須面對的考驗，畢竟，如莊妙慈所說，「如果沒有足夠的群眾基礎，談路線是沒有意義的。」

人說，女人似水，但若想要能載舟、覆舟，也要水量夠大才行啊！



▲不同女人的困境，婦運要如何集中力量，做有效的聯結？



# 飛越禁區，女人好自在

文／李安妮

攝影／丘德真



▲女人要有給生理假！老闆，你看見了嗎？

經血出櫃，衛生棉攻打父權；女廁改建，讓我撒得好自在！

今年婦女節，女人們的主張教人興奮，先有「女人100行動聯盟」搭著有翅膀的衛生棉飛越總統府，後有台大學生會在校門口要求女廁改建；衛生棉與女廁，最私密、禁忌的事物，成為女人公開鬥爭的工具和訴求的議題，挑戰了公私領域的二分，更開啓了運動的另一扇窗。

父權社會對母性極力地歌頌，卻諷斥性地嚴厲詛咒象徵女性生殖力的月經：經血被打入污穢不潔的冷宮，來經的女人不得入廟堂、進隧道、上舟船，男人若穿過女人的內褲之下或與經期中的女人行房，一定會「衰」。

種種的「紅色」禁忌，無形中框限了女性的生活，買衛生棉必須偷偷摸摸不讓人看見，來經時要小心翼翼擔心衣物「見紅」，連生理期都只能用「那個」、「好朋友」、「大姨媽」等名詞來代替。隨著污名而來的羞恥感，使許多女性很難面對這個原屬正常的生理現象，更遑論共同討論。

這種「不能說」同樣表現在上廁所的這件事上。上廁所被說成是「化妝」、「上洗手間」，女性幾乎都有排長隊等廁所、被廁所的污物弄髒、「站馬桶」的共同不愉快經驗，女廁的數量不足、設備不良，卻鮮少被公開談論，因為上廁所對這個社會來說，是件不雅的私密事，而被要求講究禮儀的淑女而言，更是最好絕口不提。

多少男性對女性的權力宰制，假借這些被禁忌化與污名化的事物而行？！

「性別化的空間史，即是女性被壓迫的歷史。」現任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台大城鄉所女性空間小組召集人孫瑞穗指出，廁所原僅具有解決人類生理排泄的功能，並沒有男女之別，「女廁的誕生，是異性

嘿！我要尿尿，而且要舒服地。



戀父權社會控制女性性／身體的手段，因為，排泄器官與性器官有非常相近的（聯想）關係；這與女生宿舍將男女區隔以保證女性貞操的作法是相同的。」

「透過空間上的性別區隔，結合傳統公私領域的劃分，使得女性的身體規範到屬於女性特質的私密空間，而對這些空間的污名化則加深了對女性的貶抑。」

哪裡有壓迫，就從哪裡反抗起。「當衛生棉、女廁這些原本無法說的私密事物，在校門口、總統府廣場上公開談論，本身就極具顛覆性」，孫瑞穗說。

以社會所認為的女性「穢物」，作為顛覆威權的工具，並不是第一次。幾年前，環保團體即曾於中正紀念堂前高掛女人的舊內褲，抗議政府的核電政策，清大異議性社團「衛生紙工作室」亦曾以塗抹經血的衛生棉嘲諷獨裁的蔣中正。「以「陰」來對抗「陽」，是反父權男人經常使用的政治手段」，孫瑞穗認為，「但是他們雖然顛覆了國家父權，卻未顛覆男人的霸權，因為他們不僅沒有挑戰到、甚至複製了女人內褲、月經污名化的社會建構。」

「『女人100』的行動不同，衛生棉是女人的武器，是女人丟向壓迫女人體制的子彈，在主動攻擊、共同丟擲的過程中，女性身體的污名化被顛覆了。」當女人的衛生棉齊向威權的總統府飛去，禁忌不再是禁忌，而是攻擊力強烈的砲火，同時，「集體拿出衛生棉，也是女性聯結的起點。」

孫瑞穗舉例標示女人反轉公私領域的另種聯結可能：「在美國的布朗大學，有個被約會強暴的女學生，在女廁寫出自己的遭遇，結果引起其他許多女學生的回應，女廁因此漸漸成為女性交流性騷擾、強暴經驗、施害人姓名的佈告欄，最後校方不得不正視校園性暴力的問題。」

「現有的公共空間範圍有很大的侷限，有時候最不被認為是『公共』的空間，反而能提供許多被污名化的、不能 come out 的主體或議題一個集結、反擊的場域。顛覆的場域是多元的，最私密的空間有可能形成新的公共空間。」

此外，相應於男性的開放性小便池，女廁的隔間正反映出社會對女體的監控比男性更加嚴密，連同性間都不能相互暴露身體，孫瑞穗指出，譬如在中國大陸的許多地方，女廁都是一條溝、無隔間式的，「沒有隔間的女廁，可能讓女性比較解除對身體的制約，也可以是女人聯結的空間。」

進一步，孫瑞穗認為，我們應該挑戰「性別二元化」的刻板印象，「煙斗＝男／高跟鞋＝女、穿褲子＝男／穿裙子＝女」的廁所標示，強化了兩性對立，並暗示了性別是生物性的。「也許，接下來我們要質疑的是，為什麼女／男廁的標示必然得如此？或者，為什麼廁所一定要有男女的區隔？」

女廁運動，要求的並不是單純的男女廁所間數相同，而是要照顧到不同性別、不同女人（懷孕的女人、帶小孩的女人、老年的女人、殘障的女人……）在使用廁所上的特殊需求，「這種強調差異、尊重差異的運動，突破了八〇年代將女人視為整體、要求在傳統公領域中兩性教育、參政等資源平均分配的『形式平等』的婦運走向。」

「同性、身體當作重要的議程，重視女人內部的差異問題，邁向更民主、解放的性別議題認同」，這是孫瑞穗對婦運所期待的。

所有被詛咒瘡痍的禁忌，準備好了，鼓譟，隨時可能開始。





文/林小保

# 參政的政治邏輯

## 試評

### 《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1995年》

#### I 前言

一切閱讀都是一種重新組構，在再度編碼的過程中，重新寫作了正文。從這個角度出發，本文試圖藉著閱讀《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這本合集的過程，共同思考台灣婦運的相關議題。

#### II 女性與政治參與？女性參與政治！

就今日的學術氣氛而言，「女性主義理論」對於既有學術研究的衝擊與貢獻，早已是各個研究領域的共識；然而，似乎也無法否認的是，女性主義理論被大量地吸納入學院之後，面臨著被既有知識霸權消音、染色、變形，以抹除其明確的政治意圖與行動活力的困局。因此，如何在學院的養分環境中，持續理論的生產與再生產，以及行動策略、運動路線的思考，實則是推展婦運的同時，必須處理的重要課題。

循此前提，成立於1993年的「女性學學會」，不僅自許為跨學院內外的「行動團體」，《白皮書》，p.3，並且「善用其社會優勢位置，以記者會、公聽會、電視辯論會等方式，

為婦女拓展媒體空間。」（《白皮書》，p.129-30），書名《白皮書》清楚地指出，這本書的根本假設，在於提出具體的政策思考，以將以往被視為「私人領域」的婦女議題，進入「公共領域」的討論，亦即，「女學會」以其學院訓練的專長，提出女性相關議題的政策方向，更重要的，如何利用婦女運動所累積下來的成果，使得這些政策思考，能夠納入政府政策制訂與設計的架構中。

因此，我們可以簡括地說，這整本書所關切的主題，乃是女性的「政治參與」。而這本書的積極意涵，也就在於肯定女性主體的行動能力，直指女性能夠負擔關懷、改造社會的能力，並因此要求享有均等的權力；如此的論說基調，不啻是超越了以悲情情懷，來敘述女性經驗的過往論述。從意識形態的層次上來說，則是擺脫烏托邦女性主義，與分離主義者的政治基進態度，指認「男女共存」乃是這個社會的現實樣態；女性無法天真地要求回到母權至上的時代，或者是建立單一性別的國度，因此，如何達致「男女共享共治」的局面，則是這本白皮書，為往後性別社會關係，所擘畫的未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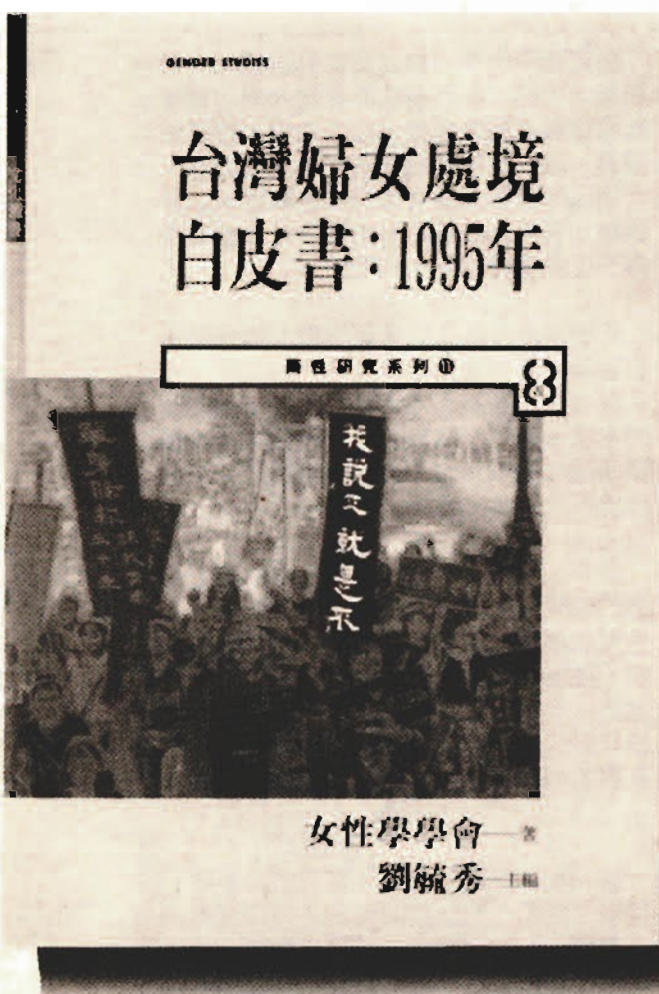
然而，這本強調「女性與政治」的白皮書，對於「女性與政治參與」幾個不同層次的課題，卻似乎描繪地太過簡略與模糊。

傳統的政治學定義下，將「政治參與」分為狹義和廣義的兩種，前者指涉出任政府官員或競選公職，後者則泛指了各項影響政治政策的行為，從投票到參加政黨、罷工、示威、暴動等。然而，這種分析方式，卻不必然與性別議題相涉，或是改變任何性別權力不平等的現況。甚且，女性參選或是出任公務員，也未必會站在認同女性的觀點與立場，或是主動面對任何與女性攸關的議題。

但是，在《台灣婦女的政治參與—體制內與體制外的觀察》一文中，卻完全缺乏了這個向度的分析：前半段「體制內的觀察」，引用了大量的數據資料，描繪出現今台灣婦女與政治參與之間的「數量關係」，而缺乏進一步的深入分析。例如，在我們這個社會結構之下，女性何以會逐漸地將自主權交出去，而成為被動、消極的選民？那麼，該如何漸漸地奪回女性的「自主參政權」？或者，是否有任何具有性別意識的女性參政者，建立了出某種女性參政的正向模式？或者，我們必須接受，在所謂「體制內」，我們缺乏具有強烈性別意識之女性參政者的現實，而必須重新思考，「婦女運動」如何能夠突破父權制國家，對於重新分配社會資源的重重封鎖與壓制？

事實上，上述的定義，不論狹義或廣義，都只能說是仍然置放在父權制國家所支配的架構之下，並無法真正地回應女性民衆的需求。而對於具有「性別政治」意涵的女性政治參與來說，不僅只是狹義地指稱「以女性的身份，參與公職或是出任政府官員」，更應該是認同女性、從女性利益與觀點出發的政治許諾，在改變兩性權力關係不平等的前提下，試圖以政治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在這其中，則包含了多樣的行動，從促成法令修改、召開公聽會、上街頭、組成各種團體，或是以輿論的力量聲援等等。此外，在生態主義的推波助瀾，以及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的發展下，更進一步地，婦運在處理兩性問題之外，也同時「以社會所有各方（即一切人我、物我關係的各方）的永續平等共存為基本考量。也就是說，我們追求性別、階層、族群、長幼、人與自然環境……的各方的永續平等共存。」（《白皮書》，頁4）

因此，雖然《白皮書》所關切的，是以女性參政來改變現況，然而，對於如何促進女性參政，是否有任何的策略，或是有任何有利的動員模式？此外，雖然「白皮書」指出了有「責」也要「權」的女人，對於社會其他弱勢群體、環境問題等，均抱持著「眾生平等」的信念與關懷，但是，卻也鮮少提及，女性主體與其他社會運動之間的關係？換句話說，在這本強調女性必須、並要求走入公共領域的論著中，對於女性有權有責的高度許諾、以及男女共治共享的藍圖，究竟指出了什麼樣的可能性？或者，應該說，如果走向公共領域，是女性改變性別不平等現狀的第一步，那麼，為了不讓女性，繼續地對「男人的政治」冷感，不論廣義或是狹義的政治參與，我們究竟能怎麼做？



從意識形態的層次上來說，則是擺脫烏托邦女性主義，與分離主義者的政治基進態度，指認「男女共存」乃是這個社會的現實樣態；女性無法天真地要求回到母權至上的時代，或者是建立單一性別的國度，因此，如何達致「男女共享共治」的局面，則是這本白皮書，為往後性別社會關係，所擘畫的未來。



換句話說，「參政」，一如當前政治局勢的各色騙術與耍弄，參與政治，必須、也必然有其邏輯。那麼，女人的邏輯是什麼？衡諸眼前紛亂混雜的政治情勢（首次的總統民選、三個政黨之間的廝殺叫陣），女性選民的開發，其實是各方爭逐的淨土寶地。然而，有趣的是，我們也可以看到，《白皮書》中，隱隱地透著某種和現有政黨運作之間，曖昧模糊的關係：在前言中所指出的，亟於和既有的政黨政治運作劃清界限；卻也提到，不分黨派，只要有利於婦運的推展，皆為婦運的合作對象；此外，也曾提及婦運的作用，對於民進黨、國民黨所帶來的某些效應；或者，是寄望於某些特定的政黨、組織或個人，例如民進黨的婦女發展委員會……。

當然，必須釐清的是，「婦女運動」做為一個自主的運動取向，亟於和政黨運作劃清界限，有其政治行動的考量與倫理。不過，因為國家機器的龐大與作怪，要對這個機器進行改造，就像是面對著一頭龐大的巨獸，除了武器必須夠尖銳、出招必須銳利之外，更必須借力使力，否則，在歷史上始終分不到資源的女人，如何和這頭巨獸作戰？

舉例來說，雖然在《白皮書》裡所處理的教育問題，可說是一篇條理分明、論證有力的論文，清楚明確地刻畫出，女性在受教育過程中，所遭受種種結構性的限制，以及「教育」的社會再生產功能，如何地複製、鞏固了既有的權力關係。在「性暴力篇」中，也呈現相同的情形。作者分別從巨觀、微觀、社會結構、個人層次地層層鋪疊，詳加縝析、辯證，然而，延續著她們的分析，所相應提出的政策，卻顯得相當靜態。因此，如果我們拿這兩項議題，分別和四一〇教育改革行動聯盟，與多次的反性騷擾運動相比，則我們也將悲觀地發現，光從論述上著手，我們的窠臼，實在太沉重了。

也就是說，在行動的策略的同時，我們必須有能力，進行社會性的動態分析。因為，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具有高度的作戰能力。

因此，我想再提出一個例子，來思考女性參與政治的課題。

相對於白皮書中「參政篇」前半部的數量化分析，自從1989年，《婦女新知》首次提出「十大婦女聯合政見」，將婦女議題訴諸公職人員的選舉戰場。此後，所謂的「體制外」婦運力量，開始對體制內的公職選舉發揮作用（雖然作用有限）。這樣的發展，不僅是說明了女性參政的問題，無所謂的體制內外之分，更重要地，隨著婦運力量的擴展，歷次的民代選舉，更是漸次地開展了婦女議題的空間，與女性選民的性別認同意識。而上屆的市議員、省市長與立法委員選舉，達於頂峰，連向來對性別議題冷感的媒體，也開始認真地面對這些女戰將。但是，當時幾個具有強烈女性議題訴求的女性候選人，卻紛紛令人意外地落敗了。然而，卻似乎沒有人

對於她們的敗陣，做出清楚而精確的分析，以更深刻、而反身地思考女性參政，與未來婦運推展的策略。那麼，我們只是沾沾自喜地數著有多少女性當選，又有什麼意義呢？

### Ⅲ 幾個寫作策略的再思

#### （一）生物性差異 vs 社會性差異

早先的女性主義理論，顯現著將女性本質化與生物化的偏狹，因此，往後的理論發展，開始大量地關注於歷史與社會形構、文化差異等因素的作用，並提出相關的分析。然而，當面臨著性別政治的政治動員之際，建構不同群體之間的差異與其認同，則成為某種必然的行動策略。然而，這樣的策略背後，則潛藏著再度將女性生物化，以及抹除不同女性之間差異的危險。特別是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思潮以降，強調著多重主體位置，與多重戰線的行動觀。因此，如何結合為具有政治意涵的社群，卻又不至於剝奪、壓制個人性的差異，成為另一個重要的先前理解。

當然，必須釐清的是，「婦女運動」做為一個自主的運動取向，亟於和政黨運作劃清界限，有其政治行動的考量與倫理。不過，因為國家機器的龐大與作怪，要對這個機器進行改造，就像是面對著一頭龐大的巨獸，除了武器必須夠尖銳、出招必須銳利之外，更必須借力使力，否則，在歷史上始終分不到資源的女人，如何和這頭巨獸作戰？

從這個角度來看，《白皮書》裡所描述的女人圖像，顯得呈現出相當一致的社會性別角色，而缺乏差異性：妻子、母親、雙重負擔、同時肩負家中生產與再生產的角色、扶老育幼……。亦即，訴諸了兩個層次的直接連結：其一，訴求同樣的生物性別，例如在參政篇中，將任何生物性的女性出任公職人員與政府官員，等同於能夠改變社會性的女性處境；其二，則是訴諸於相近性別社會角色的共同需求，例如〈建構女人的福利國〉一文中，也多著墨於個別家庭中，不同生命週期女性的需求。

以女性共同的生命週期與經驗，固然是一種最直接的政治性連結，也是訴諸公部門政策性介入的首要議程，因為這不僅有其現實政策上的考量，更可以說是統計上相對多數的女性，真實、而迫切的需求。然而，這樣的連結，最應避免的，便是將女性議題再度窄化，成為僅是生物性差異的需求，以及為因應政策上的分類，而再度複製與強化了女性現有之性別角色的窠臼。

舉例來說，劉仲冬討論〈國家政策下的女性身體〉，雖然對於國家的生育政策、及其演進，有清晰的分析；但是，卻顯得將「女性身體」，侷限在生物再生產的功能上，而忽略了女性身體的其他面向，例如性慾特質的問題等等。在「法律篇」中

所討論的，是與所有已婚女性密切相關的「民法親屬篇」與修法建議，然而，由於這個「已婚身分」的區劃，乃是在父權制社會的架構之下，因此，這使得選擇不婚、單身的女性身份、或是不婚生子、自成家戶的女性，以及同性婚姻的家戶，與法律規範之間形成缺口。而這些相對少數女性的權益與能分配到的資源，也就成為父權制社會裡，最邊緣的邊緣。

#### （二）處處作怪的數字

此外，這本書裡，運用了大量的統計數字與數量分析，為我們描繪著某種女性生活的樣態。然而，這些數字似乎在許多地方作怪，搗亂了我們的對於問題的認識。同時，也影響了我們政策建議的判斷。舉例來說，在討論女性從事公職的人數時，提到了政府女性公務員時，列舉了部會級首長、副首長、五院中的女性比例，卻並未詳加分析這些女性，與對女性的認同、以及與性別議題、婦運推展之間的關連。同時，當作者欣喜地指出，雖然過去女性從保障名額中獲益不少，但現今的選舉中，許多女性可能囊括了該選區前一、二名的票數，而不需再依賴婦女保障名額

了。但是，作者似乎也忘了，在台灣，除了政黨運作之外，地方派系、家族勢力的力量，既然能夠影響什麼人當選，自然也就有權，依據各派勢力與政治現況，決定推出家族派系之中，男性或是女性的候選人。換句話說，數字可以給我們的訊息，實在是太有限了。

另外一個例子是，在「教育篇」中，雖然作者曾經分析指出，公立高中多為名望、聲譽較高的學校，但以男校為多；而私立高中、高職，多為評價較差的學校，但以女校居多。同時，公立高中的聯招中，教育局所核定的女性人數，卻比男性多得多。因此，作者樂觀地指出，「從1995年，台北市公立高中招生的男女名額首度相同。」（《白皮書》，頁212）只是，這個訊息，似乎忘了告訴我們，究竟台北市每年參加公立高中聯考的男女考生比例？相同的性別比例名額，又是如何分佈？有沒有可能這種齊頭式的平等，是增加前幾志願男校的名額，而將增加的女性名額，分配到比較後面志願的學校？……

這種種數字其實僅對問題提出了現象的描述，並未進行任何的分析，也就是說，一旦我們沒有所提出的政策不夠清楚，也就是我們的問題問得相當模糊。提出如同執政黨徒具形勢、形同具文的政策，也同樣等於沒有對策。



### (三) 女性的情慾與身體

性慾特質，似乎從這本書裡，淡淡地被抹去了。也就是說，這本書中許多地方，對於女性情慾的問題，都帶上了一筆，例如女性的身體與情慾特質、性騷擾與情慾教育、情慾成為新的婦運議題等等，不一而足，但並沒有專文的討論。情慾問

性慾特質，似乎從這本書裡，淡淡地被抹去了。也就是說，這本書中許多地方，對於女性情慾的問題，都帶上了一筆，例如女性的身體與情慾特質、性騷擾與情慾教育、情慾成為新的婦運議題等等，不一而足，但並沒有專文的討論。

題之所以如炸彈一般，在台灣社會漫炸開來，除了身體乃是人類物質性的存在，牽動著各個相關聯的層面極廣，也因為從過去至今的禁錮，累積了足夠的能量；而更重要的則是，我們對於政策種種想像，乃是來自於我們從身體出發，對於整個社會關係的理解與掌握：還記得恩格斯所寫的「私有制與家庭的起源」那本書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擊潰了長期以來居於霸權的母權社會，而多婚、離婚的性別關係，也為一夫一妻制的社會制度所漸次取代，而終於和現代國家取得共謀，成為國家保障個人財產權之民法中的一部份。那麼，如果我們再加上一點點傳柯，是不是就會發現，要抵抗這個嚴密的社會控制機制，我們必須回到思考的原點，身體？

### IV 如何賦予女性力量？建構女性觀點的歷史性分析

不可否認，在台灣，婦運的歷史並不算長，但是，女人的歷史卻從未止息。這本書的一大特色在於，「寫作者」同時也是「行動者」。換句話說，婦女運動者不僅是歷史的作用者，也是歷史的寫作者與詮釋者。此一多重性，不僅與重新發掘、寫作、詮釋，以往被淹沒之女性歷史與經驗的運動策略，並線齊行，更是具有建

立以女性觀點與利益為中心之歷史的開創性與未來性。然而，在這本「白皮書」中，除了劉仲冬的「國家政策之下的女性身體」一文，對於台灣歷來之生育政策與婦女之間的關係，做了較清晰歷史圖像的描繪之外，許多篇文章的分析，顯得較為平面而缺乏縱深。女人生命的樣態，也就變得相當有限。而一旦我們缺乏一個歷史分析的向度，也就難以建立具有女性意識的歷史觀，並由此提出婦運的運動策略。同時，另外一個有力的概念，「文化」，也就輕易地被我們遺忘了。

幾個相當簡單的選擇題：是瓊瑤的電視劇，或者是關於婦女運動的演講，具有吸引力與感染力？廣告裡的媚登峰女郎令女人心動與行動，或者是研討會裡，學者謹責著大筆的廣告消費女體，更具有說服力？這不是後現代主義對於資本主義的徹底投降與潰敗，因為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乃是古來兵家的不二法典；法蘭克福學派去快感式的批判，在女性主義者的腦中手

下，則應該化為細膩地分析、理解與貼近，才有可能讓我們的姐妹，真正地與我們站（戰）在一起。而女性活生生的各種姿態，則成了我們取法的寶庫。

因此，最後，我想再用一個例子，做為結語。

在眾多討論地下電台的熱鬧文章裡，婦女議題依然是個被忽略的群體，否則，就是用以形容地下電台所具有的高度包容性，成為「原住民」、「殘障」、「青少年」、「客家人」、「銀髮族」、「環保」等諸多分類範疇中的一個分項。當然，並不是沒有人注意到，以「地下電台」做為一種動員女性的有利途徑，然而，在目前地下電台大多具有濃厚反對政黨色彩的現況下，女性聽眾往往僅被化約為另一張選票，而未必被看待為一個獨立的性別主體。或者，在具有性別意識主持人的努力下，的確發覺了一些隱藏的女性聲音。

這個事例所提示的是，台灣政治民主化的發展，所牽動整個社會的歷史性變革，以及所醞生的新興力量，是在何種歷史過程下，釋放四散到不同的征戰場域中？婦女在這個歷程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同時，這些不同的場域，和婦女運動之間的關連性何在？婦女運動者能如何地借力使力？……如果我們能夠對這些問題，有一些歷史感的話，那麼，我們可能也就可以回答，如果要以女性做為一種身份認同、訴諸於女性議題的推廣，如何能夠讓我們進步的女性聽眾們，在鼓起勇氣打電話 Call-in 之後，還有勇氣走上街頭？

全文完







▲侯俊明：「到了我這個年紀，性基本上是一個服務業，是要讓對方快樂的。」

# 屌與尿的逆風混聲合唱

——專訪侯俊明

文 / 王錦華

錯用一個愛在嘴上，冬天的雨仍然下著……，而雨水對天地萬物總是好的，像一劑適時的春藥；來春，我們都有了繁殖的欲望。

所以，那些（不）想愛人的人，對欲望咆哮、反擊或者膜拜的人，我們都愛侯俊明。

在「陽居」苗栗苑裡兩年後，侯俊明終於又會到了台北——這個讓他處在「同時大量吸血，也大量失血」狀態中的城市。回到熟悉的環境，他豐沛的創作力自然而然又被召喚了回來。侯俊明新近完成的「情慾貨櫃」即將代表台灣參加丹麥的「貨櫃九六」展；在丹麥的展出前，侯俊明又獲邀參加這次「香港藝術節——走出畫廊」的戶外展出活動，他目前正以打游擊的方式將自己在當地發展出來的版畫作品四處張貼。

再赴港前夕，侯俊明接受了我們兩次的專訪。早在破週報以月經將聖經重寫一遍之前，侯俊明早就將「性與權力」玩得愛恨交加、欲仙欲死、欲罷不能！對於這樣一個人，我們很想知道……

**POTS：**自從藝術學院的畢業展後，你一直是台灣畫壇上頗具爭議性的創作者。在嚴格的學院訓練下，你在什麼樣的動機下，開始以赤裸、幾近色情的兩性身體原慾做為創作上的形式焦點？

侯：我真的是一個很乖的學生，一個很喜歡讀「論語」、「孟子」的學生，從國小、國中、高中……，我一直擔任班長。我想我的叛逆一直要到25歲以後才開始吧！這個轉變的契機是我大三時大量、嚴重的胃出血開始的。我由身體上的病痛意識到自己缺乏幽默感、想像力，以至於活得太緊張，身體無法放鬆。正好這時候，學校剛由台北搬到蘆洲來，到處都有牛肉場的海報，性的畫面幾乎是觸目可及的，它不由得變成我生活經驗的一部份！由於我很早就意識到自己封閉與自溺的部份，我希望能透過去化工地秀的工地，讓自己的眼睛往外看，把自溺的傾向社會化。我想，就一個男孩子來講，在他三十歲以前，他最大的災難就是他的性衝動！那種折磨不是他能控制的。我年輕的時候活得那麼緊張，一方面固然是缺乏幽默感，一方面也是因為性的壓力。既然想要活得輕鬆一點，我開始丟掉偽裝，揭露自己的欲望和恐懼；同時往「神話」這個方向去發展，試圖開創自己的想像力。

**POTS：**從早期對性愛的直接揭露，到後來將之與民族集體潛意識同化，拿它來抗爭整個社會權力的衝突、壓抑，現在你又回到了對「性」更本質的探討，目前這個轉變的狀況如何？

侯：在苗栗生活了兩年，我現在正試著從「性感」的角度去看待自然，這是我以前不太在乎的。我以前所做的東西，往往是拿「性」做其他議題的發揮，其實與「性感」無關，現在要單純呈現「性」的本質，對我來說，反而是個挑戰！我相信這更容易失敗。由於一開始，我對自然的東西還沒有這麼大的感動與感受，只好還是先借用傳統的符號。但相對我以前借用傳統符號時，比較強的「嘲諷」，我現在作品中那個嘲諷的特質已經慢慢不見了。我的困擾是，我清楚意識到我以往使作品成功的某些特質似乎一直在流失，而新進來的東西又不夠讓自己滿意。

**POTS：**是怎麼流失的？是「嘲諷」路線已不可能再繼續發展下去了嗎？

侯：就是開始覺得不喜歡，好像「嘲諷」一不小心就會變成「俏皮」。我的結婚喜帖大概是嘲諷風格的極致，我後來繼續發展為「地獄圖」時，一意識到「俏皮」的出現，就沒辦法再繼續畫下去了！我希望我作品中，反省、批判的力量繼續存在，但不是直接的批評，它的力量應該是來自於一種相對的位置。

侯俊的「搜神記」是欲望與罪惡、醜陋與脫軌的造神運動。他的新神話相對於中國神話發展始終的壓抑，總是擺盪在欲望與權力的抗爭之間；他一系列各種異化的倒錯性體的作品，成為他在八〇年代後期對台灣社會禁忌不斷否定的抗爭註腳。

下文接第二十八版

侯俊明在大三開始描繪「工地秀」，由於題材牽涉到「性」，他慢慢轉向欲望本質的探討；畢業展展出「大陽經」更因觸犯傳統性禁忌及對神聖、權威的質疑，引來媒體與藝文界的熱烈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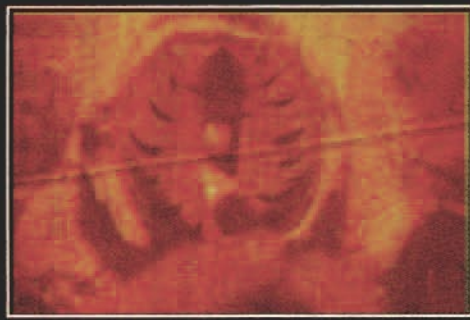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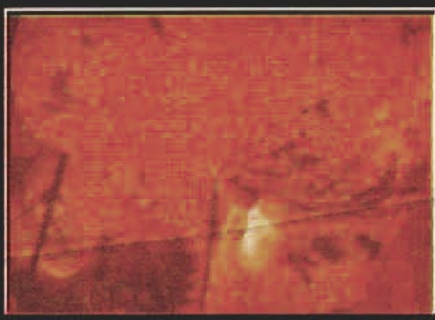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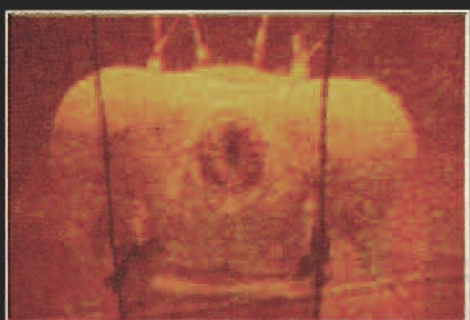


▲侯俊明最內化的作品「小女人」發表於當兵階段，透過一個擬戀物癖的空間裝置，以及他帶「小女人」出去玩、看展覽、過節慶...的照片與記錄文字等「文件」的展示，侯俊明試圖呈現他當時對兩性關係恐懼、黑暗、不協調的看法。





與神聖全部可以玩味再三。  
品中，性與權力、看與被看、色情  
自己最喜歡的一個作品，在這個作  
「辦」——「陰間閱讀」是侯俊明



#### 上文接第二十七版

**POTS:** 目前這種批判位置、批判方式的改變是由創作經驗來的嗎？

**侯:** 大概是看了許多概念式的創作，不能接受這種概念式的暴力；另一方面來說，直接攻擊本身也是一種暴力，就相對的價值觀而言，當你去攻擊一個東西的時候，無可避免的會落入攻擊的循環裡。

**POTS:** 我還是想問清楚你對「性」實際的態度與看法？

**侯:** 哦，還要不要再喝咖啡？

**POTS:** 耶，為什麼會接這句？（大笑過後，侯俊明沈思一分 35 秒。真的，我有計算時間。）

**侯:** 當然是希望各種禁忌可以解除，人可以為所欲為啊！可是有時候，那個尺度又很難拿捏。

**POTS:** 可是「性」裡面的權力關係呢？

**侯:** 我覺得到了我這個年紀，「性」基本上是一個服務業，是要讓對方快樂的。年輕的時候，因為原始的驅動力，比較會有強迫或暴力的傾向；年紀比較大的時候，可以優游的空間就更多了。

**POTS:** 所以你現在的表現方式也跟著改變了，是嗎？

**侯:** 嗯，我以前作這個題材的時候，大部份是呈現比較痛苦的那面，確實是那個時候，這個東西只帶給人生痛苦，現在基本上是一種享樂。創作有趣的地方也在這裡，雖然你的生命有個大致的「基調」，也會逐漸改變，在這改變中，如何掌握適當的語言去傳達訊息，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了。



▲ 1994 年 3 月，侯俊明結婚了。他在傳統大紅喜帖上寫著：「從此王子和公主被打入第十九層地獄。」

**POTS:** 從九三年的「搜神記」、九四年結婚時以傳統紅色喜帖形式發表的「婚姻」獄典中，放入民間祭亡道場的警世地獄圖像，後來你又在「北縣九四年中元普渡祭宗教藝術節」中，延伸傳統十殿地獄的形式；你採用、轉換本土宗教符碼的動機是什麼？

**侯:** 我所說的本土是不具政治性的。我在創作上強調「本土」是要真實地表現我所感受到的，而不是那些我無法碰觸的美感。就像我幾次出國，都會覺得他們的建築物好漂亮，可是你會覺得很像卡片，你跟它其實是沒有情感的，只是在成長過程中，它的價值被確立，也不斷被表現。可是你周遭的東西呢？沒有人說它有價值，也沒有人去表現它時，你的情感沒有辦法落實。就像我和民俗的關係，求學過程中，它一直被教導成迷信、低俗、價值感很差的、甚至是應該被丟掉的東西……，所以我借用常民文化中的觀念、元素在我的作品中進行建「廟」的過程，廟裡有神、有祭典犧牲物、有警世圖懺……，所有構成廟的事物，都會有我的「破壞」力量，它是顛覆的。以中元普渡祭宗教藝術節來說，我沒有「宗教」的企圖，只想把「普渡」的概念抽取出來，在藝術的領域中表達自己。不過，後來整個活動被發展成嘉年華式的歡樂節慶，雖然這樣做可能比較能吸引群眾，我覺得調子不大對。

**POTS:** 即使你採用大眾熟悉的宗教、民俗等符號，藝術創作由於物質條件上的限制，它的對話對象好像永遠不可能是「大眾」。

**侯:** 所以我採用流傳最廣的「版畫」形式，透過複製印刷，我可以跟更多的人對話，這是在藝術領域中我所能做的。其實如果真要講誠散力的話，可能我的作品應以印刷品的形式出現，可是那種質地是我沒辦法接受的，我還是喜歡手工的感覺，你看，我幾乎所有的作品都很費勁，這種費勁其實是存在一種無力的困境裡面。……就像有一次中元普渡時，我騎摩托車到恆春，在巷子裡鑽，那時家家戶戶都在門口祭拜，我忽然想：如果這時候我是在台灣上空來看的話，那一定很壯觀！它是一個集體願望所產生出來的集體行為，這裡面有一種很強的意志、和期望。如果有一個藝術家能發展出類似的作品的話……



「普渡眾生」——  
我想了侯俊明說他去  
看牛肉湯的經驗，牛  
肉湯中的女子不也常  
自我開侃說自己是在  
「普渡眾生」！在最  
靈驗的靈面中發現「  
神性」，在最神聖的  
殿堂理想像色情，侯  
俊明是他創作王國中  
真正的紳士！

▲ 侯俊明由電子花車、賓館、理容院等對「鏡子」大量使用的場所裡，得到靈感要將「鏡子」的情慾與傷害表現出來的裝置作品「賞額九六」。





▲深受「刑天」神話撼動的侯俊明，在他自述的欲望神祇中，圖與文字的配合產生曖昧的張力。

上文接第二十八版

**POTS:** 在你的作品中，圖片、文字的配合一直相當曖昧，它有時像是文字的插圖、有時互為主體、有時文字卻是第三者對圖的自由聯想，到底你對文字在作品中的態度是怎麼樣的？

**侯:** 一開始是因為以前在學校的時候，直接表現一直被壓抑，好像只有間接、含蓄、委婉是比較成功的藝術表現形式，對於清楚、明白的東西就覺得不堪玩味。我有很長一段時間，試著不忌諱的做各種暴露，甚至有很多文字出現，想要把話說得很明白，想要表現出「直接」的意志與力量。後來，很多文字在我的作品中往往是用來遮蔽事實，而非揭露事實的，雖然它的敘述性很強，卻完全是誤導的。之前恐怕一直是對「藝術非得……」的不服氣，現在態度就不是那麼堅決了。

**POTS:** 說到「直接」，你說過你喜歡洪通的直接。

**侯:** 洪通的「直接」是想像力的直接，他的東西是一種閉鎖系統的，那種閉鎖比自戀更嚴重，他在那樣的自閉狀態中，還能以本能去感動別人。很多人的創作合乎各種美學的要求，合乎各種歷史的演變，但那往往只是一種告知，而不是一種感動。洪通是我所欽佩的，但他不是我的路；瑪丹娜才是我的路。因為，瑪丹娜能不斷創造自己，她在商業體系中不斷顛覆，還能夠被接受、被喜愛，她是帶著人們往前走的，又不孤立。但是，我想做洪通是比較快樂的，做瑪丹娜是很辛苦的。

**POTS:** 在苗栗苑裡「隱居」了兩年，你的「鄉野計畫」完成了嗎？現在又為什麼回到台北來？

**侯:** 我現在是處在一個蠻尷尬的狀態，因為我之前的創作是在台北這個環境中發展出來的，前面十幾年的累積都是屬於都市的。到鄉下去呢，就好像一條被扒了皮的蛇，因為蛇是陰冷的動物，只因為大家說陽光不錯，你應該去曬曬太陽，結果我渾身不自在。雖然說我在鄉下住得很舒服，但缺乏要去表現這個舒服的動力。在苑裡，我畫了「地獄圖」的草圖之後就畫不下去——住在這種地方，畫地獄圖？！可是，今天作為一個專業的創作者來講，我已經兩年沒有創作了！剛好今年有蠻多邀請，這是一個動因；另一方面，當初我給自己兩年的時間去「鄉下」長東西，現在時間到了，個讓我快速回到創作路上的方



法，就是重新回到都市來。在鄉下，自我的修為要很強，成長就像植物一樣是用長的，很慢；跟都市裡「刺激——反應」滾雪球的模式很不一樣，這是完全不同的生命情調的選擇。兩年感覺已經很久了，可是我東西還沒有長出來，就又回到都市，其實是對自己成長的挫傷。

**POTS:** 談談你最近的創作「貨櫃九六」吧！我蠻喜歡「鏡子」這個材質——不管是它的物理特性，還是它在文學、哲學上的特殊意涵。

**侯:** 我今年的功課就是想辦法把「鏡子」的力量表現出來。我在做這個作品時，專注於「鏡子」使肉眼在視覺空間產生的錯亂——那個實體變成虛像的錯亂一直吸引我；可是我做到後來才發現，其實我是在玩十年前的東西。就像我八七年，那些畫在花布上的畫，第一眼看到是像故宮傳統花卉那樣華美的畫面，仔細一看，卻是禁忌、猥褻的。現在看那時候的東西，覺得比較原創卻又蠻粗糙的；我現在的貨櫃其實和那個東西是同一個企圖，第一眼是華麗的，但裡面卻有各種傷害、各種負面的訊息。這件作品，我覺得我是在出蠻力，好像出了十分的力，只得到五分的效果。而這個視覺與肉體空間經驗的效果，卻是我花了一年的積蓄，做了這麼多的物質堆積坐出來的，我不太滿意，我蠻期待我有智慧的。相較而言，我自己最喜歡的作品其實是九〇年的「掰——陰間閱讀」，它的訊息比較豐富，可以有比較多的反省。

**POTS:** 「貨櫃九六」在台灣發表的時候，為什麼被放在這麼一個不明確的空間裡？

**侯:** 這件作品，本來我是打算放在誠品仁愛店前的人行道，結果阻力很大；後來又試過世貿店也不行，隔壁震旦大樓也不接受，最後能放到公園裡，已經是人家幫了很大的忙！可是自己的作品被放到這麼一個不明確的空間裡，好像一個見不得人的東西；況且來看的人寥寥可數！創作過程中，金錢的開銷是一個很大的痛苦，後來沒有人理你也是一個很大的痛苦——缺錢，然後場地不盡理想，然後也沒有人來看，那不是被社會遺棄了嗎？而自己卻又投注了所有資源與生命狀態在創作，那不是挺可笑嗎？或許，美術創作在這個時代，已經是沒落而昂貴的一種存在。

侯俊明的「情慾貨櫃」在六公尺長的船運貨櫃中，透過貼貼碎鏡子完成繽紛多彩的情慾空間；而貨櫃中兩個只耽男同性戀的立像，則在無望的鏡像中綻放無以自拔的自戀之花。



▲侯俊明在「四季圖」裡，試著由「性慾」的角度去看持自然。

「掰——陰間閱讀」中，侯俊明將他一向關注的「性與權力」、「看與被看」、「色情與神聖」...等議題作了深度的結合。當觀眾以自以為有力的權力位置，觀看由求神占卜的「杯筊」構成的女性陰戶時，他所看到的確是相對於人類來說位階更高的就是觀音！這時，已不是他去看「她」，而是一個更全知全能的「她」在等他。



★電影配樂欣賞講座

3/21 黎煥雄「綠色尖端新紀元－電影中的現代音樂世界音樂」  
3/28 潘聖「電影配樂之未來趨勢」  
(每週四晚上 7:30 - 9:30)  
地址：耕莘文教基金會(北市辛亥路一段 24 號 6 樓)  
費用：報名費 200 元、課程費用 1400 元、單場每場 250 元  
電話：(02) 365 - 5615

★九九快報！

3/15 19:30 紀錄片《我們為什麼不歌唱》藍博洲、關曉榮  
3/16 14:00 紀錄短片《單刀直入》董振良  
3/17 14:00 金穗獎短片《荒野之狼》江邊  
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96 之 3 號二樓  
電話：362 - 8608

兩性

李安妮

★何春蕤《踏火而行——女人的性心情》

時間：3/16 (六) 14:00 - 16:00  
地點：女書店  
電話：(02) 363 - 8244  
為什麼女人談性的時候是踏火而行？她們為什麼要踏火談性？  
怎麼談，談出了什麼？  
聽，「豪爽女人」何春蕤說女人的性心情！

★王美雲 + 金堅《新移民潮中出國伴讀的主婦媽媽》

時間：3/16 (六) 19:00 - 21:00  
地點：女書店  
遠渡重洋，為誰辛苦為誰忙？兩位曾為異鄉客的女人，和你談  
移民伴讀的媽媽辛酸。

★《婦女與兩性研究期中報告》

時間：3/16 (六) 14:00 - 16:00  
地點：台大婦女研究室  
電話：(02) 363 - 0197  
報告主題：  
\* 工會運動的性別政治 (清大社人所邱花妹)  
\* 台灣婦女團體的策略選擇研究 (中山大學政研所蘇秋英)  
\* 性、性別與家庭 (清大社人所鄭美里)  
\* 父職角色初探 (台大社研所王舒芸)  
\* 社區活動中的性別角色建構 (政大社研所李清如)  
\* 發展受虐婦女介入方案評估研究 (東吳社工所鍾英珠)  
\* 明代的貞潔烈女 (台大歷史所費絲言)  
\* 子宮切除醫病溝通與醫療化之探討 (陽明衛福所張菊蓮)

★黃位政 1996 作品展

時間：3/8 - 3/31  
地點：新樂園藝術空間

★Joel Peter Witkin 攝影展

時間：3/2 - 4/3  
地點：台北攝影藝廊

哈啦：十八歲以下觀眾禁止入場。是的，Joel Peter Witkin 的攝影展，一如在各國展示時的慣例，總要特別照顧那些脆弱的靈魂；如果你夠堅強，歡迎進入黑暗殘忍卻又官能異常引人的畫界視界，看看時人說的嘉年華會。

★安懷智個展

時間：至三月底  
地點：太平洋文化中心

哈啦：來自威斯康辛的安懷智，融合了台灣原住民服飾、宗教等民俗色彩，轉化為簡單完整的幾何圖像，極具心靈感受的複合媒材作品。

★鄭建昌《生命的原鄉》

時間：3/16 - 3/31  
地點：帝門藝術中心

哈啦：不要以為撞見了鄭在東，鄭建昌在雲中凝神，悠悠觀照單眼皮男性的生命原鄉。

★簡福申個展

時間：至三月底  
地點：台中省立美術館

哈啦：喜好以消費行為之垃圾作為主要創作媒材的簡福申，計九二年的「悲情福爾摩沙」、九四年的「名畫與我」，他繼續以個性強烈的個人藝術與會表現垃圾的價值與意義。在這次展出中，他將作品佈置在地板上，指涉藝術品、商品和垃圾的一線之隔。

★麥約雕塑展

時間：至 5/19  
地點：高雄市立美術館

哈啦：麥約以女體做為創作的唯一詞藻，她們或坐、或立、或著衣、或全裸，永遠是熱情與驕傲的，因為麥約要你相信她就是生命。

★池田二十世紀美術館《現代版畫精選》

時間：至 4/14  
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

哈啦：舉凡印象派、野獸派、立體派、表現主義、超現實運動、普普藝術……，包括雷諾瓦、孟克、畢卡索、達利、夏卡爾、米羅……，147 件版畫精選，木板、石板、銅版、石版如破精緻般的效果一一呈現。

★ 1996 第三屆女性影像藝術展——女性，請發聲！

徵求女性影像創作者作品參展。

活動時間：4/13 至 4/19 日。  
徵件時間：即日起至三月底止。  
地點：帝門藝術中心。  
電話：02 - 7056550 陳儒修。  
主辦：帝門藝術教育基金會、黑白屋工作室、第三屆女性影像藝術籌備中心。

1996 第三屆女性影像藝術展，活動主題訂為「女性、情慾與身體」透過影展、裝置藝術展與學術講座打開創作與對話的空間。主辦單位希望能夠提供女性影像工作者一個發表作品的空間，使影展能成為持續固定的資訊交流活動。最終目的則在於成立「女性影像藝術中心」，用以整理相關影像作品及對外發行事宜。該活動在四月十三日開幕當天將有小劇場表演，每天播放三部短片，十九日開放座談，邀請影片創作者、藝術家、評論者參與討論。參展作品目前已有來自丹麥、美國舊金山華裔女性獨立製片、香港、澳洲等地片源，國內部份仍持續開放徵求女性創作者作品，歡迎儘速和主辦單位聯繫。

臺大人類週

活動名稱

啤酒大賽 3/18 12:30 人類系館前  
報名費 60 元，以三人組合團體報名  
標本室開放 3/18 - 22 12:30 - 16:30  
接受團體導覽預約  
演講 3/19 19:00 人 303  
對其偉先生——原始藝術與藝術人類學  
陶器製作 3/24 9:00 - 17:00 台灣的店  
系上社費 250 元 外系 300 元  
人類學電影院  
3/18、3/20 18:30 人 206  
大地英豪 復活島  
3/18 - 22 12:00 - 12:30 人 206  
人類的足跡系列  
學生論文發表會 3/21 19:00 人 303  
報名方法  
投人類系系學會信箱  
BBS 人類系板  
3 月 13 - 15 日在小福前攤位



## 音樂

張育章

3/15 (五)

★Delta・現場演唱

地點：Boogie・21:30 - 23:30

★外星人 & 瑪莉 + Nevermind・現場演唱

地點：Scum・22:00 - 24:00

★狗毛・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3/16 (六)

★賽路路・現場演唱

地點：Boogie・21:30 - 23:30

★禁地 + 花生隊長・現場演唱

地點：Scum・22:00 - 24:00

★MIT 樂團・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3/17 (日)

★賽路路 + 迷幻幼稚園・現場演唱

地點：Scum・22:00 - 24:00

★狗毛・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3/20 (三)

★民歌老歌・現場演唱

表演者：詹仁肱

地點：Boogie・22:00 - 23:30

3/21 (四)

★黃小琥・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3/22 (五)

★Delta・現場演唱

地點：Boogie・21:30 - 23:30

★外星人 & 瑪莉 + Nevermind・現場演唱

地點：Scum・22:00 - 24:00

★狗毛・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3/23 (六)

★Sissey + Butterfly・現場演唱

地點：Boogie・21:30 - 23:30

★禁地 + 花生隊長・現場演唱

地點：Scum・22:00 - 24:00

★MIT 樂團・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3/24 (日)

★賽路路 + 迷幻幼稚園・現場演唱

地點：Scum・22:00 - 24:00

★狗毛・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20:00 開始入場

Boogie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3 巷 22 弄 55 號

電話：(02)769 - 6817

Scum

地址：台北市通化街 87 號 B1

電話：(02)739 - 0858

Live A Go Go

地址：台北市光復北路 11 巷 44 號 B1

電話：(02)762 - 2733

九九九

地址：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96 之 3 號 2F

電話：(02)362 - 8608

## ultimate FANTASY party

北市龍圖北路二段 65 號 B1

晚上 10 點 - 凌晨 5 點



## 劇場藝術

萬蓓琳

★〈台灣劇場對話〉

3/20 閻鴻亞「導演的創作——談文本詮釋空間」

3/27 梁志民「台灣劇場生態面面觀」

4/3 黃英雄「一齣戲的誕生：劇本的創意從何來？」

4/10 田啟元「為誰演出？——無法非相談戲劇創作」

4/17 陳梅毛「前衛劇場——導演手法與觀眾參與的相互關係」

4/24 邱安忱「挑戰禁忌：談做戲的材料」

5/1 陳立華「邁向國際性的劇團——方法與實務」

5/8 黃建業「劇場大眾化——如何推廣與普及劇場」

地址：耕莘文教基金會

電話：(02) 365 - 5615

## 其他

萬蓓琳

★建築藝術欣賞講座——中國民居系列

李乾朗主講

3/19「皖南民居」

3/26「山西民居」

4/2「新疆民居」

地址：耕莘文教基金會(北市寧夏路一級 24 號 6 樓)

費用：報名費 200 元、課程費用 1400 元、早場每場 250 元

電話：(02) 365 - 5615

★青年社區成長營

由文建會主辦、擊樂文教基金會承辦

活動日期：自 1996.2.10 至 3.20 於北中南三區舉辦，由主辦單

位提供食宿、交通、課程師資等所有費用，活動預

計辦理 25 梯次，每一梯次三天二夜。

地址：台北市先施南路 467 - 10 號 3 樓

電話：(02) 723 - 7545、723 - 1700

任何狂炫的 風涼的 實惠的活動

萬萬不可不傳真

236 - 7674



浪的發春 · April 4, 5, 6  
· 4月 4~6日

浪的發春 · April 4, 5, 6  
· 4月 4~6日

春天的發浪 · April 4, 5, 6  
· 4月 4~6日

春天的發浪 · April 4, 5, 6  
· 4月 4~6日

春天的發浪 · April 4, 5, 6  
· 4月 4~6日

春天的發浪 · April 4, 5, 6  
· 4月 4~6日

A 3-day festival

There

的吶喊 II ○原創性的音樂現場和多舞臺的三天藝術音樂嘉年華○在聲丁的  
夢幻酒吧 (Magic Studios in Kening), 四月四、五、六日  
Spring Scream '96 上路了! 所以, 最好準備一下整裝你的屁股。名聲一樣,「春  
天的吶喊」, 構想也一樣, 三天的時光獻給所有人! 樂手、藝術家, 和熱情只是三  
天來享受海洋和原創性音樂和藝術嘉年華的觀眾。這個活動為參加者描繪清楚聽  
和看熱鬧現場演奏的彩色世界, 而樂隊也來自台灣各角落, 玩着不同風格的音樂。  
或者無風格。很難去界定 Spring Scream '96 是「地下」的還是「另類」的, 因為這  
兩個字眼都不過試圖去說出「反潮流」和「超越潮流」。基本上, 所有參加的人  
著各類毫不相干的樂風: 朋克、雷鬼的即興演奏。表演基本上是現代的、新潮的一  
些, 且總或者是迷幻、藍調、爵士、搖滾、排舞、福音等。表演和任何新鮮、  
這意味著沒有任何指導也不會是從傳統。嘉年華、市集、社團放給所有觀賞或者想  
秀的作品。親臨、美國街頭玩音樂、本土音樂、和街頭的事如夢境。表演音樂舞  
夠用的奇美是純、巧的、手工保潔的、音樂的、和街邊的事如夢境。表演音樂舞  
外不出的舞蹈表演團 CD 裡錄出最棒的音樂。不僅如此, 還有由社區慈善組織、結業  
會、GI 協會等各類 CD 裡錄出最棒的音樂。不僅如此, 還有由社區慈善組織、結業  
員工團體、草根組織的團體遊戲等。服裝、化妝品、和街頭下音樂嘉年華

第一下吧

請來電或者傳真  
寫到台中郵政信箱 40-69 號。

請來電或者傳真

請來電或寄信  
寫信到台中郵政信箱

寫信到台中  
我們在教場街... 如果有興趣... 任何對本... 裝置的...  
Spring Scream... 設計 (logos... 音樂... 手工製...  
訴我們你的名字、電話，可以如何幫... 演出的錄影...  
五。欣賞、現代表演的小劇團六。連角... 食物和飲料... 演出的錄影...  
家七。展示或者出售手工藝品的手工藝家們八。音樂專有的出版者九。  
品、英國衣服、珠寶、玩具、古董。藝品、音樂專有的出版者十。  
體和音樂十一。各種團體組織一環保的、社連的、各種的、寒冷的。

get ready.

